

曉莊叢書之一

上海兒童書局印行

破

曉

陶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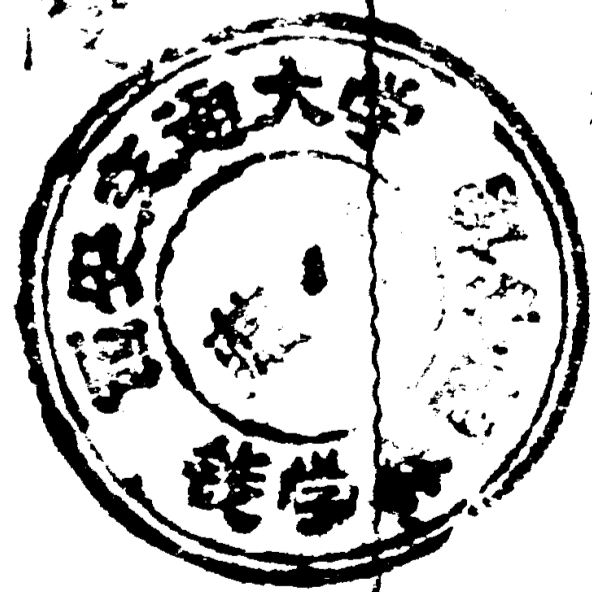
陶知行主編 李楚材著

曉
莊
叢
書

破曉

上海兒童書局印行

德
記
樓



破曉序

破曉是楚材在曉莊摸黑路之自述。他編著成功後，要我替他做篇序，我從頭到尾讀了一遍，覺得好像是看活動影片，有趣得很！最有趣的，是我自己也是這套活動影片中的一個角色。看自己和朋友所演的活動影片，當然是一樁最有趣味的事。是的，破曉是楚材和他的夥伴在曉莊所過生活之寫真。——曉莊化之楚材寫真，也是楚材化之曉莊寫真。

說得確切些，破曉不是寫真而是傳神。我讀的時候，感覺到楚材的心靈和曉莊的精神在紙上活躍。

破曉雖有三十多篇小品文字，但在這裏面你可以看出一個一貫的人生觀。這個人生觀是什麼？不是別的，是詩。充滿曉莊的只是詩——詩的神，詩的人，詩的事，詩的物。曉莊是一部永遠不會完稿的詩集。他不是個學校，若拿個學校的名目來找曉莊，一定要迷路，失望，如果硬要派他算個學校，他最多只能承認是個詩的學校。可是要拿五言、七言，古詩、律詩，白話詩這些名目去找曉莊，又要迷路失望了。他所有的是「詩生活」「生活詩」。除了

這種詩以外，他別無長物。只有詩能說明曉莊生活的一切。

楚材寫入學墾荒考試說：

「白粉線一方方的劃好，各人手裏都拿着山鋤，號笛一響，大家向荒蕪的山上墾去。汗從額角上背上漸漸滲出，於是把棉衣脫去；依舊不息地墾掘，流着熱汗，汗發出水蒸氣，像白霧般在眼前。喘着氣，呼呼地在喉間作響。不一會，鋤柄上有紅色黏着，心裏非常害怕。這是什麼咧；原來，是從薄脆的手皮裏所浸出的鮮血呀！血！不管。要做一件事，要使一件事做得好，總要流汗，總要流血。」

這是我們對於流血的態度。「血！不管。」沒有詩的人生觀，能說得這樣有力嗎？

在陸家避難的時候，遇了大雨，楚材寫屋漏說：

「晚上，冷冰冰的水點，從茅草的破壞處滴到臉上，往往驚醒，喔！有趣！」

只這「喔！有趣！」三字已把尋常被人討厭的屋漏通身詩化了。

一次將要絕糧，全校只贖一元錢，大家處之泰然，他說：

「下！我們倘然餓死，也是爲鄉村教育而死，我們預備着犧牲：即使這時不餓死，別的

時候也會餓死。時時會使我們餓死，處處會使我們餓死。以前從事鄉村教育的死者很多了；我們雖然死，我們的事業和精神是不會死的，永久的遺留在世上。」

同學們這次所受的困苦比我十八歲流落在蘇州的時候，我和我的表兄把衣服當得三百文過一日還要難些；但他們會拿一個不朽論去自慰慰人，立時便把『餓死』這件事澈骨的詩化了。他們甚至於深信他們餓死了之後不是變爲餓鬼，必定是無疑的變成餓神。

楚材寫養羊的故事說：

『在一個冬天；小羊從母羊肚裏誕生，一共是兩個，軟綿綿的非常可愛，引動了同學的好奇，聚着圍觀。但是這個可喜的消息，却造成了悲哀的結局，不知怎的引動了豺狼的胃口，在另一個晚上，祇聽得慘痛的號叫，把兩個白嫩的小羊劫去了；第二個晚上，連母羊也奪了去，祇賸那可憐的公羊，在夕陽西墜的時候，號着鼓盆之歌，動那西河之痛，非常悽慘的。』

這是人對物的同情也只有詩意可以說明。我們覺得自己煮的生飯是有特別香味的。我們以爲土匪來了便是土匪自動上學。曉莊的糞也似乎失了本來的真味而許人親近。這些除了詩

的態度以外，又有什麼可以說明呢？

楚材寫高大哥最有精彩，在詩人的目光裏，高大哥混身都是詩。倘我們用佛眼來看他，他何嘗不是位彌陀佛呢？畢竟佛眼不常開；詩神也大意了些，高大哥乃不能容於曉莊，於今不知流落到何方去了！也許他已投到比曉莊更有詩意的地方而被引爲上賓；也許到處遇着俗人，終身被人侮弄。總之，高大哥之去，非但是高大哥之不幸，也是曉莊的大不幸啊！詩的曉莊而不能給詩的高大哥一迴旋之地，實爲我們終身之大遺憾。

雖然缺了一大塊；但曉莊畢竟還是個詩境，不是個別的東西。在曉莊一切詩化：困難詩化，所以有趣；痛苦詩化，所以可樂；危險詩化，所以心安；生死關頭詩化，所以無畏。這是建設的達觀主義也可以說是創造的樂天主義。我很願意介紹楚材的破曉，因爲在這裏面大家可以看見這主義已經起身正在梳妝臺前照着鏡子欣賞他自己的美麗咧。

陶知行

達爾文物種起原出版六十五週紀念日早二時

自序卷首

寒挾風來摧敗葉；

冬和雨至打孤窗。

無聊賴地——

憶起了曉莊。

x . x x

當年情境費思量，

湧入愁腸。

一古腦兒付紙筆，

留個模糊的印象。

x x x

這裏沒有：——

自序卷首

自序 卷首

二

甜蜜的戀歌，

高超的理想；

却是些破銅爛鐵，——

但也充滿了愛；

充滿了力；

充滿了光；

構成了可愛的曉莊。

十七·十一·十三日於國立中央大學民衆教育院

破曉目次

破曉序	陶知行	會朋友去	五五
自序卷首	李楚材	讀書麼	五九
致辭	一	演會	六二
向曉莊去	四	新曦	六五
考試	七	禮物	六八
第一次開學禮記	一一	聯村運動會	七一
第一次社會活動	一四	勤工儉學會	七五
燕子磯頭	一八	作工八點鐘	七七
前鋒	二三	廚和廁所	八〇
黑墨營中	二七	土匪來了	八六
不測風雲	三〇	曉莊的小動物	九一
農家小住	三三	曉莊小學的幾個蛻變	九六
輪到我燒飯	三六	一封家信	九九
餓神	四〇	悲哀吧	一〇二
風伯雨師惡作劇	四五	曉莊歌舞	一〇五
帳幕生涯	四八	高大哥	一〇八
戰雲中	五一	別矣曉莊	一一五
		寫在卷尾	一一七

致辭

諸位！你們正想破費光陰來讀這本書，這是非常使我喜歡而要感謝你們的。同時也非常抱歉，因為我這本書當你讀後會很失望的。假定你是個青年，一定比較的要看看戀愛或類於講「愛」的書，增加你甜蜜的戀情，擲向你的對方意中人去；也有會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也有的看了會陶情樂意，得到意外的安慰；可是在這裏，一些沒有花呀美呀的字句，全是一篇篇冰冷的文章。假定你是個學生，非常願意知道些讀書的方法，或尋一條達到碩士博士的指南捷徑。可是完了，這兒一些沒有什麼方法和指南一類的東西。假定你是個教師，特別是鄉村小學的教師，你想要從書中得到些幫助，關於教育兒童，改革社會，振刷學校等事，也會使你失望，因為這裏全沒有討論到那些問題。要是你是從事於教育，想成個「家」的人、以為讀了這本書，可以得些教育上的理論，尋出幾個概念，發明幾條原則來助長你的識見，這是錯了。

我想請諸位把希望這書的心澄靜下來。作一本閒書看，或者會得到極大的感動，找到些

樂趣，我非常願意一般青年看，更希望一般學生，教師 教育家看。其理由很簡單：因為我也是個青年，一樣願意談戀愛，不過除戀愛外，還有些什麼工作？諸位讀了這書，會知道一些吧。我還想請諸位知道中國也有一部分學生，教師及教育家，從事着他們的事業，過的是什麼生活？站的是什麼環境？他們奮鬥的經歷怎樣？他們所能盡力的是什麼？他們所抱負所發明所實現的是什麼？他們為什麼願意去開發這條黑漠的大路？他們給中國教育界上的影響如何？

事業的肇基，不在範圍的大小和人數的多少，曉莊學校於十六年三月從烟霧中現出，什麼人也不注意到這點星光，在空中的一角。那時不過十五個人。就是王琳，王義田，李相維，楚材，季雪云，季時言，徐企周，陳昌嵩，程本海，裴志發，葛尙德，操震球，戴邦，謝緯榮，韓度等。後來季君時言和韓君度因事離校，同時又有李君儀壽和馬君侶賢加入。指導員陶知行，趙叔愚，楊效春，邵仲香，呂鏡樓，馬紹季，朱葆初，于振聲，韓凌森，徐澄，喬啓明諸先生。這許多人奮鬥了一年，已經引起了騷動，在教育界上打了個極大的漩渦。

諸位：不是常想替民衆做一些事麼？「到民間去」的口號，不是常在嘴裏喊出麼？那麼

來吧！請不必疑慮，鄉村裏的人民，非常渴望你的惠臨。以你的材力，以你的學識，以你的熱心，以你的精神，自會使個個鄉村能夠刷新；個個鄉村裏的人民有智識，有能力，生活上豐滿；使個個鄉村有組織！進可以打倒土劣，剷除貪官污吏，以及打倒帝國主義；退可以自衛；做種種公共的事業。我們往往聽見許多人贊美鄉村，也有許多人鄙棄鄉村。贊美的人，不願到鄉村去做事，去領導農民，去教育農民，去訓練農民，而且他根本不知道鄉村的缺點；交通的不便，見聞的孤陋，設備的簡單，生活的單調。其鄙棄鄉村的，他忘了自己的責任；他根本不了解鄉村的真趣：景色的自然美麗，空氣的清新，鄉民的醇樸，趣味和幸福的濃厚，圓滿。閱者！倘使你是其中的一個，也存着這種心，那麼我非常誠謹的對你說：不要叫喊了，快到鄉間來，同來領賞鄉村的美趣，回來改造鄉村的缺陷。來！同志們！一同來努力吧！

最後，我要感謝曉莊的指導員和同學，特別被我將他們的大著引入書中的幾位。

——
著者

向曉莊去

無論是一個中學校或是一所大學校，定有幾幢高樓，幾棟廣廈，幾十間教室和自修室，以及寢室膳廳；四圍的牆限砌很堅實，籬笆打得很緊密；守門的打掃的使喚的工人很多，此呼彼應，什麼勞力的事總用不到先生們學生們去動手。睡的是床，坐的是椅，手裏拿着書，電火燦爛的照耀着。

我在這種學校裏過了好多年生活，筋骨已經很懶散，走路時兩隻手很文雅的蕩動，身體向前彎着，踱着四方的步調，一些沒有剛果勇敢的氣慨。勞力的事情，一概有工人包辦，自己成了一個特殊的勞心階級，目空一切的談着，吟着，寫着，很自負的想改造社會，造福人民。

社會的危機在那兒？社會的情形是怎樣？社會的需要是什麼？以及一般人民的苦痛在那兒？他們的生活是怎樣？他們急切所需要的是什麼？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些問題，我也不能想到這些問題，因為我處的環境，站的地位，所見的事物，所聞的消息，所想的問題，和社會

是絕對隔膜的，和一般人民是絕對分離的。我所抱的志願以及雄心，不過是紙上談兵，腦中的一個薄薄的印象，值不得什麼。

十六年二月我正從學校裏回家度歲，忽然接得雪云從上海寄來一張報紙，上面有陶知行先生的一篇「試驗鄉村師範答客問」，讀後，不覺心怦然動。不過很害怕，因為考試時要做工，要做農事；入校後要自己做飯，要自己蓋房，要自己種地，要自己作工，這樣脆弱的，懶惰的，貪逸樂的，過慣少爺式的學校生活的我，那裏經得這種苦，忍得這種勞？我考慮了好幾天，有時很勇敢的想去作孤注一擲，有時很失望的灰心塌地。最後得了融五先生的鼓勵，長起了我十倍的精神，決定去投考。

在三月八日離去了家鄉，母親的愛，包不住游子的腳，在他的心裏萬分的不安和驚惶，因為她知道時局很緊張，直魯軍布滿在大江南北，國民革命軍正包圍着江浙，積極的進攻。危險時常會光臨着我。

一列列的兵車，很匆忙的間斷了滬甯路，從早上守到傍晚，纔有一次客車進站，於是在驚慌和擾攘爭競中踏進了車廂，夜已經籠罩着大地，碧空中露出幾點星光，到南京，已經在

深夜了。

南京滿地是兵，商店零落的半開着門，我們懷着十二萬分的恐怕，在無數的兵堆中經過幾次的檢查，纔安然的到目的地——燕子磯。

兒童有了問題，一定要向教師聲述，以求圓滿的答案。教師應當和婉而接受這個問題，提出來大家討論：第一步把問題認清：這是什麼問題？困難在什麼地方？第二步是研究問題：爲什麼發生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有什麼特徵？第三步是解決問題：如何去解決？用什麼方法和工具去解決？這樣，纔是教育，纔能說真正的教育。

考試

(一)國文常識測驗智力測驗

要是你去投考任何學校，在事前總得預備一下，翻書本，看宿題，練問答。諸凡一堆堆的破銅爛鐵，以前所略而不注意或不願注意的東西，多得覆習一遍，在我投考的時候，什麼也沒有做預備功夫，並不是我的聰明才力，因為根本不須要那種偽智識來點綴。

十三個人集在燕子磯頭的茅屋裏，裏面安放着幾張長桌，大家很自由的搖着筆在寫自己要說的話，自己願意寫的字。國文題是：『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話對不對？』中國人民被孟老夫子這兩句話，貽害了幾千年。坑葬了幾千萬人，把一羣人生生地分成治人階級和被治階級；生生地分成了勞心者和勞力者兩重社會；生生地分出一種是食人的人，一種是食於人的人；生生地叫一般人去安樂，一般人去勞動；生生地立出土人和平民的階度；於是做工務農的不能讀書，讀書的就不願做工和務農，形成了不平的社會。大家拿著題目，把心上所感觸到的，儘量的發揮一番。那個時候，南京還在軍閥手裏，所有的考

卷，閱後都放進地窖裏，因為不少的人帶著革命的論調，和反抗的思想。

常識和智慧測驗，原是測度各人的智慧和所得的常識，可以知道各人所缺的是什麼？應當補增的是什麼？該發揮的是什麼？並不斤斤考量正誤和計算分數的多寡。

(二) 演說

說來慚愧，生性是怕羞，胆怯，和人家談話，訥訥的不敢出口，在大庭廣衆間，更是一句話也不敢說得很高亮的，站到衆目閃閃的演講臺上對人家發議論，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現在必得考試，必得要站在講臺上，必得向許多人發議論，而且必得向一般農人和商人以及小學生演說，在素來沒有經驗，素來沒有能力的我，實在是一件非常勉強而且困難的事。

許多農人和商民以及小學生坐在下面，頭昂着。嘴張着，耳朵聽着，眼睛看着。我們一個個挨次抽籤，不過三分鐘的預備，就要作三分點的演講，所有的講題，都是實實在在的。演講的人，既不能海闊天空的瞎扯，又不能高談大論的空說。雖不能說得聽者搖頭擺腦，覺得津津有味；至少要讓他們理會得。

發表思想和傳達意見，一是靠文字作工具，一是靠語言作工具，對於識字的人，可以把

自己的思想和意見寫成文字給他們看；對於不識字的人便須靠語言來傳達了。我們要了解農民的痛苦，獲得農民的信仰；去親近農民，指導農民，啓發農民，和農民共生活，做朋友，那麼一定靠語言來維繫雙方的情感，話能投機，什麼事便多能解答，話不投機，什麼事便難接近了。所以演說是一件重要的事，關於到鄉村去工作。

我面紅耳赤的挨滿了三分鐘的時間，說得非常雜亂，而且國語又不諳熟，聽者固莫名其妙，連我自己也覺得一無可取。好不容易下得臺來，纔把驚悸的心漸漸恢復了常態的跳躍。

（三）農事

天晴了，雖是太陽還藏在黑雲裏，雨點總算不繼續的灑了。我們從寄宿的燕子磯小學，出發向曉莊去，足登草履、很軒昂的像戰士赴戰場一樣的勇敢。

白粉線一方方的劃好，各人手裏都拿着山鋤，號笛一響，大家向荒蕪的山上墾去。汗從額角上背上漸漸滲出，於是把棉衣脫去；依舊不息地墾掘，流着熱汗，汗發出水蒸氣，像白霧般在眼前。喘着氣，呼呼地在喉間作響。不一會，鋤柄上有紅色黏着，心裏非常害怕，這是什麼咧？原來，是從薄脆的手皮裏所浸出的鮮血呀！血！不管，要做一件事，要使一件事

做得好，總要流汗，總要流血。

三小時工作完畢，還沒有掣到預定的一半，但是手上的水泡，已經高高的漲起七八個，殷紅的血迹還留着。旁邊圍着看的農夫農婦，年老和年少的，一面顯出輕視我們所做的成績微薄；一方詫異我們做這種困苦的工作。因為在他們目光中，我們却是配坐汽車，吃大菜，住高樓，穿洋服的闊學生，但是——

我生長在田間而且是農家子弟，老實說：我分不出黍麥，說不出十種以上常見的草木的名字。也從沒有做過農事：插秧，種豆，削草，施肥，一件也沒有親手實驗過。因為我是「讀書人」，自己不願去做卑微的農作，家庭和社會也不要我去動手。教育畢竟造成了我的懶惰，逸樂，使我成爲一個勞心者。

第一次開學禮記

「農夫在炮火中要種田，與農夫共甘苦的學校，也不能爲戰事而停止招考和開學」這是一張開學通知單。

兩三天春雨，連連絲絲打得人心煩意亂。三月十五日，曉日從薄霧中射出，散成萬道金光，普照大地。我們從寄宿的燕子磯小學出發，大家穿上草履，沙沙作響，踏在草地上。有的扛着帳篷，有的拿着繩索。到了曉莊。就搭成四座來賓憩息的蓬帳。向農家借了一張桌子，幾條板櫈排列着，就算是會場。因爲戰事的關係，城裏的來賓很少，鄉下的老翁，小孩，婦孺到的倒很多。共有一百三十餘人。十時開會，連國旗校旗也未能張掛，——我們的校旗：中央有一個三角形，代表教學做合一；三角上有一紅心，表示獻給農民的心；三角裏有一牧童，倒騎牛背，橫吹短笛，象徵鄉村的天然樂趣。周敦頤詩云「東風吹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鞭牛背上，笛聲吹老太平歌」旗上佈滿一百顆星，代表一百萬個教師改造一百萬個鄉村。首由校長演說：大意是：「本校開學特異於平常學校有二點：一無校舍，二

無教師。大凡一個學校創立，總要有房屋，才能開課。我們在這空曠的山麓行開學禮，實在是罕見的。要知道我們的校舍，上面蓋的是天，下面踏的是地，我們的精神一樣的要充溢於天地間，所造的草房不過避風躲雨之所。本校祇有指導員而無教師，我們相信沒有專能教的老師，祇有比較經驗稍深或學識稍好的指導者。所以農夫，村婦，漁人，樵子，都可做我們的指導員，因為我們很有不及他們之處。我們認清了這兩點，才能在廣漠的鄉村教育的路上前進。『後由趙院長演說：大意是：』以前讀書的人，總不屑做事，窮年累月，孜孜兀兀，向死書本上去求死知識。耕作的人，又不肯去讀書，以舊方法和經驗相傳遞。讀是死讀，做是蠻做，兩不相接。所以我們要在做事上得知識得經驗，要用智識和經驗去改變作事的方法，不可泥於書本，應該拿大自然為範本……』繼有來賓徐作人先生演說，他覺得辦了數十年學校，成效微薄，教育界充滿沈沈的死氣。現在看見一般雄姿英發的青年，走到鄉村教育的路上來幹，帶了奮發的精神，運用新的方法，可為以後教育界一大轉機。後由指導員相繼演說：意思是我們為什麼要到這裏來？一定有個重大的意義在裏面。那麼我們應當做些什麼？將來怎樣的去做？末由同學答辭，感謝來賓和指導員的勗勉，並述來校的旨趣及以後的希望。

在悠揚的盡力中華歌聲中，開學禮就宣告閉會。

荆棘塞滿了旅途；

黑暗占領了長空；

許多人在流淚，啜泣，慘呼，悲號，——

轉徙在狂風暴雨之中。

努力吧！振起精神，犧牲心力，

去救那人羣。

從這年這月這日起，

進前！奮勇！

第一次社會活動

轟……轟……轟的炮聲，疎疎密密的從天空中傳來，時局已顯出十二分的緊張，南京已罩在一層恐怖的幕裏。人心非常驚懼，眼前的天地壓得非常小，祇看見自家的房屋，什物，器具，以及父，母，子，女，妻子和自身，如何保持？如何使環境安泰？還在渺茫的前途。

我們利用了這個機會，便和農民攜手了。因為在戰爭沒有逼近南京時，先已組織婦孺收容所，萬一危險降臨的時候，便可救濟一般懦弱胆小的婦孺，能免除軍兵的騷擾與蹂躪。

真嚴重極了！你看燕子磯道上的難民有多少，他們擔着鍋，米，衣，被，背着孩子，從城裏向江邊借渡。自然，有錢的人已在繁華的上海，包圍著鐵絲網的世外，花天酒地，逍遙快樂了。同樣是在難中，究竟還有些分別。這時我們也加緊的預備了，各項的事務已經組織了，各人的行動都顯出匆忙和急促的神態。

繳聲和槍聲愈響亮了，謠言愈多了；人心愈恐怕了；婦孺收容所的旗幟也從簷下伸出了。許多婦女和小孩。背着包裹，抱着箱籠，挾着被服，直向校裏奔來。一面揩着額上的汗珠

，一面噓着氣，他們似乎踏進了天國，展舒了恐懼之心，態度已澄靜了些。不過當他們想到未來的命運以及家中未能攜帶的器具，什物，衣服，用品，更聯念兵士的強暴，劫掠，焚燒；盜賊的偷竊，毀壞；鄰人的……終於心上薄薄的罩上一層隱憂，慢慢地浮上臉來。

二百餘個婦孺羅致在一個小社會裏，騷擾立刻起來了：簌簌的鋪草聲，沈重的安放器物聲，爭奪的互詈聲，排解聲，悽慘的嘆息聲，尖銳的談話聲，招呼聲，老太婆的咳嗽聲，吐痰聲，喘氣聲，小孩子的呼喊聲，哭聲，間雜以遠處傳來的礮聲和槍聲。

要使二百多個沒有組織，沒有智識的婦人小孩，在正常的生活環境裏有規律已不容易，何況在慌亂的生活環境裏，更難使他們就範了。我們除用消極的禁止他們的行動外，還取積極的訓練，實施種種的教育——對婦女施行家庭教育；對小孩施行小學及幼稚園教育——

一天侵晨，就從熱烘烘的被裏爬起來，天氣怪陰森，寒風砭骨，簌簌的抖個不住，那時恰巧輪到我糾察，須要防守及巡查各處。睡在柴堆上的婦孺，橫七豎八的排列着，蓬鬆的頭髮，惺忪的睡眠，愁苦的面容，我們可以推測他們在夢中是沒有安穩過的。

門外嘈雜的聲音：談話聲，腳聲，槍聲，臥倒聲，什物相擊聲，重物撞地聲，從門縫裏

張望，却原來是敗退的軍隊。和他們接洽後，纔知要想借宿，好容易經過婉轉的回絕，才悻悻而去。

天微微的灑着細雨，黑雲游移在空中，長江翻騰着濁浪，伸入江心的燕子磯，很淒寂的兀立着，滿天遍地，都顯出慘悽景象。我們立在雨中，迎着涼風，手執着木棍，守候住前後門，以防不測的危險，和盜竊的侵襲。整天不過吃到兩餐薄粥，而且是他們所吃剩的，幾根鹹蘿蔔根，便是下飯的佳饌。我們分毫不覺得痛苦，但是深深地知道及了解難民的痛苦了。

下關方面的槍聲，像元旦燃爆竹般劈拍劈拍連響著。一時比一時緊密，一時比一時響亮，大家格外害怕。許多在街頭乞食的乞丐，非常的困苦，我們就招致他們入所，省些飯米給他們吃，所有房屋，多擠得滿滿的。

我們的工作真忙極了。一面要安慰他們；一面要維持秩序；更要照顧膳食，又要注重衛生，還要想教育他們。十幾個人好像生了三頭六臂，忙得一不亦樂乎了。

下午一時，敗兵退完，槍聲也停止了。人們的心上，好像搬掉了一塊沈重的石頭，分外覺得輕鬆，舒快。不到一時，寄居在收容所裏的婦孺，都搬着行李走了，面上顯出和愛的笑

容，嘴裏不住的道謝。

教師最要具備的本領，便是利用機會。機會是一霎即過，一過即了的。但是，一有機會，我們最應抓住而利用牠，萬勿遺失！抓住一個好的機會，比得到一個方法，上一課書的效率來得大而且多。我們不願意看見許多教書的先生，我們願意得到一個善於利用機會而施行教育的教師。

燕子磯頭

當年聞說繞江瀾，撼地洪濤足下看。
却喜漲沙成綠野，烟村耕鑿久相安。

燕子磯碑上的詩句——

佈滿着恐怕和悽慘的燕子磯，在十六年三月裏來了十幾位遠客：有的從燕魯，有的從贛鄂，都來會着。那時戰雲籠罩着江南，危機四伏，但是勇敢的青年，依舊冒險而向目的地進發。

立在投入江心的燕子磯頭，眼界放寬了幾倍，遠山；襯出淡青的天，烟樹；遮斷了游移的雲，沙鷗在渚邊掠水，小艇在江面浮蕩。波濤衝在巉巖上，發出龐大的搏擊聲，泡沫極飛；又溜旋而衝去，衝向那浩瀚的大海裏去。危崖嶙峋，急湍奔流，不過十丈的隔離，就可使人生頃刻而毀滅！頹敗的古亭；兀立在磯巔；閒花野草，雜生路旁；漲沙成了綠野，江水翻出黃波。呀！飛入江心的燕子呀！我愛你的巍大！雄偉！

燕子磯却實使我們流戀，却實使我們常作深切的回憶。自然的環境，非常的幽秀美麗，朝看旭日，暮看殘霞，坐聽船歌，臥聽潮音，真是千態萬狀，窮極變幻了，而社會環境，又時而安泰，時而驚惶，受地方人士的歡迎贊助，也受土豪劣紳的壓逼恫嚇，反手爲雲，復手成雨，真是百怪千奇，極變化之神速了。本來，做壞人做壞事有人反對和嫉恨，做善事及善人同樣的有人來反對和嫉恨的。我們在燕子磯寄宿過一個月，着實有不少的經驗得到，永不會磨滅的。

我們曾經到外面去宣傳關於農民的問題過，往往連午飯也不吃，一天奔跑三四十里路。我們起初和真誠樸實的農民周旋，同時也和新舊土劣相搏擊。一部份農民似乎領悟，知道在革命的時期中應當自動的組織起來：自動的來受教育，自動的來捍衛家園，自動的來 公益的事情，自動的來做增進生產的事業，用不到劣紳操縱，土豪代謀，不過劣紳土豪懷恨我們由此更甚了。他們想種種方法來欺侮我們，用種種陰謀來傷害我們，用種種方法來破壞我們。諸位看下面的一幕：

礮聲隱約地傳來，隔江已有敵兵環伺，人心又顯出恐慌的狀態，我們真站不住腳了，

丁先生的臉呈着陰鬱，森然帶冷雋，不像平日談笑風生的可愛了。他對我們說：「隔江已經有敵軍，趕快走吧：當地的土豪劣紳已經對我們下了監視，準備着圖害我們」。於是我們不得不不在一天薄暮，離去燕子磯，什麼東西也不帶了。天正下着微雨，迷迷濛濛，我們不顧一切的奔着。路上泥濘，不是鞋子脫去，便是提不起腳來，一不留心，便會跌倒。一步一挨的奔到曉莊農家，打些水洗淨了腳，就在地上鋪上些柴草，胡亂的睡一夜。倘然我不熱心的對於農民，也不遭土劣之忌，就沒有這種苦痛了。但是這種情形非常多，要是你真的到農村裏去工作，所遇到的困難，決不會這樣的簡單呢。

雖然在驚惶混雜的時期裏，在動蕩飄搖的生活中，我們沒有停過工作，也沒有拋棄過要做的事務，看書的依舊看書，做工的依舊做工，做社會活動的依舊做社會活動，談笑的時候依舊談笑，娛樂的時候依舊娛樂。馬紹季先生的凡啞林時常奏着，謝緯君的戲時常不入調的唱着，風琴的聲音也不停地響着。

十幾個人聚在一屋裏，很高興的工作着，從城裏運來兩大箱書籍，於是我們就忙着登記，編目，整理，陳列，大家非常快樂的從事。

社會上的人，有的是懷疑我們，有的是歡迎我們的，我們逢有機會，總和他們談談，藉可知道他們的生活狀況。

在公共的地方，營共同的生活，可以分三項事務：一是大家的事情須要大家幹；二是大家的事情須要分開幹；三是自己的事情須要自己幹。我們於是組織一個生活分任委員會，分工協作做事。用自己的腦和手，去做自己的事；用大家集合的腦和手做大家的事。舉凡學校內掃除，烹飪，文書，會計，庶務等大小瑣細的事情，多由同學共同分任，共同擔負的做起來。

陶校長因受安徽公學被封的挫折，不得不離開南京到上海，再到北京去。趙院長爲了家庭瑣務，不克駐在校裏。主持校務的楊先生，在時局緊張的時候，也因故到了上海。校裏祇贖了呂先生和馬先生以及于韓兩先生。這時，時局非常吃緊，人心非常慌亂，社會環境又非常惡劣，校內又乏指導和主持的人，經濟又竭蹶萬分。不過我們非常樂觀，一點也不氣餒，依舊過着經常的生活。

「大家走吧！時局危急了！」

「散了伙吧！學校已經支零剝落了！」

「歸去吧！環境這樣惡劣。」

「算了吧！讓時局平靜後再來。」

這許多不長進，不奮鬥，不革命的話，誰也沒有說過一句，誰也沒有對誰訴過苦，誰也沒有打算作歸計。十幾個人像集在一隻破船內飄流，大家擠着抱着，努力地向前進行，除非有極大的外力的壓迫，決沒有退縮，分散的現象，我們奏着悲壯之曲，唱起凱旋之歌，無論在那個時候。

要望學生優良，要望學校有生氣，要望社會信仰學校，並不很難，祇要問教師肯不肯做事？能不能受苦？有沒有能力？倘然教師事事肯做，處處能受苦，時時在用心。和學生在一塊兒生活，和社會人士時常接觸，臨事則以身作則的前進，自然教師的話有力量，教師的舉動能應响一切人物，學生，學校，社會，還有不進步的道理麼？

前鋒

一 大匠

呂先生禿着前額，疏朗的幾根頭髮，披滿了後腦，額角上的縐紋，一條條的非常清楚；一雙深嵌在肉裏的眼睛，時常放射出和愛的光輝，在挺長的眉毛裏。他澄靜得很，從來沒有和人打過趣話；有時也笑，一會笑窩就從多縐紋的臉上消失。他是一位深謀遠慮，小心謹慎，勤懇耐勞的老先生。

他教我們做木工，造儀器。但是我們從來沒有使用過鑿，鏤。斧，鋸，遑論要造成一種儀器。他鼓勵着大家的精神，細心的從這人到那人的指點，說明，示範，沒有一會停過。當你做一件東西有些初模的時候，他總「差不多，差不多」的說着，再教你那兒去掉些角，那兒削去些稜，那兒琢光些，那兒鋸掉些。

他得空，便手持斧鑿，繼續工作；或是手執一卷，研求學問，時間總不肯浪擲。他給我們的陶冶，給我們人格上的影響和給我們甯靜的態度，影響我們是非常重大的。

他獨自個睡在木工場裏，四圍滿是些木板，長檯，木屑，長短粗細，橫列在左右。滿壁都是些多齒的鐵鋸，光亮的板斧，銳利的鐵鑿，以及架上的儀器，方才琢成的什物。往往看見他獨自在庭宇裏，拳打腳踢的練習，他是學校裏最有年紀的人，也最能忍苦耐勞的人。

確實是一件困難的事：我們看着木工造築高樓大廈，或做一張桌子和櫈子，覺得非常容易。自己動手做一件小頑意兒，便左支右絀，不是不會使斧，便不能鏤光，越弄越壞，做得心煩意亂，一不留心，雪亮的刀尖，直向細潤的皮膚裏插進，鮮紅的血便泊泊的向外奔流。幾個同學曾經手上受過血的洗禮，痛得直叫起來。我們的呂先生笑了一笑，便不住的叫着。「留心！慢慢地下緊，別心慌。」接着便這樣做那樣鋸的講起來了。

二 快樂的臉

提起我們的馬先生來，便會想起他胖胖的身體，矮矮的身材，方方的臉兒，粗粗的臂膀。他是一個樂天主義者，面上時常帶着笑，而且是感情狂放，生性豪俠的青年。在淒慘的戰禍中，他依舊的談笑着，嘻嘻哈哈合了我們共同工作。他的凡啞林時常在茅屋裏發出幽婉的音韻，和鎗聲礮聲常相應答。馬太太也是個真誠的女子，時常做了麵條大餅給我們吃，我

們到了他們家裏，便開鍋揭碗的找東西吃，他們嘻嘻的對着我們笑，一些沒有慍色。

那時醫院已經開幕，不斷地有人來請診，馬先生戴着闊邊的眼鏡，穿上白色的衣服，總是替他們療治。有時還講給我們聽：什麼病用什麼藥，什麼藥治什麼病，一方面教我們實習，一方面給我們醫藥上的常識，他還講授童子軍課程，十幾個人圍集着，大家討論，大家研究，真是樂趣橫生，一些不覺得厭煩疲倦。

他穿起一雙草鞋，雪白的腳趾蹠起，走路時非常的得勁。戴上一頂一百幾十文買來的粗草帽，誰也不認得他是一位指導員，但是誰多願意親近，和他在一塊兒。

要是你到南京，一出和平們，隨便問那個農民：「馬先生你認得麼？」他便會告訴你有一個很和氣，專替人排解疑難，醫治病症的馬先生，時常在曉莊住着。

三 粗拳大腿

還有一位和我們度着苦痛的生活的，便是韓老師了。他是山東人，真帶點悲歌慷慨之氣，但待人接物，却非常溫和，從來沒有跟人反過一次紅臉，罵過一場，或者伸出他的粗拳向人家的身上撲起。

天方才透出曙光，却聽得警笛高鳴，原來我們的拳術老師已經在召集整隊了。我們趕快的從被窩裏鑽起，趕快的把冷水洗面，趕快的奔到操場上，韓老師却守了一會了。我們聽他一聲響亮的立正，便自然的挺起身體，鼓足勇氣的開始打拳了。

他真強壯，滿身是肉，滿身是一顆顆的粗筋，兩條臂膀和兩條矮腿，實在是結實而堅硬，當他打拳的時候，拳上似乎生了風，會呼呼地發起響來。看他左一推，右一拐，前一脚，後一拳，矯若游龍，疾如飛虎，滿身是力，滿身是勁，看的人目迷神眩，掌聲雷動，他却毫不費力的站住了。我們天天跟着他學習拳術，刀槍劍戟，頑個不歇，那時候，人家正文質彬彬的坐在自修室裏，窮年兀兀的向書中求黃金屋，不長進的我們却天天的弄槍使棒，鍛鍊身體。並不要用「委員」或是什麼「長」來提倡，才一鼓風兒起來湊個熱鬧，擺擺自己的闊或者時髦。

黑墨營中

一個小小的轉變，值得鐫在曉莊的史上的，便是初次的喬遷。從燕子磯移到黑墨營，安然的住了一個多月。有的人，因為受了恐嚇，早已回去，或者暫避到別的地方，所以留在那兒的不過八人。但是依舊工作着，沒有停止。喬徐兩先生，間日到校演講，大家很快樂很有條理的幹事。關於遷移的情形，我來借震球兄的記事吧！

「四月十五日，天微明，我就起來了。燕子磯頭的晨色仍然那般美麗可愛：四野的鷄聲犬聲，也同平常一樣的鎮靜。我心中很覺快樂，捧着「美國鄉村教育及其設施法」在花園內默讀。但丁先生的態度很與平日不同，他蹶着嘴，鎖着眉，似乎有憂有怒。……忽然東角上拍拍的底槍聲自空中飛來，我覺得很奇怪。探頭望江邊去看，有一位小學生告訴我，那是船上的拔錨聲。丁先生來了，他說「是機關槍聲。」並且大聲的向我們說「你們現在可以走了！」我聽到他的話，立刻提着籐籃，隨着同學和呂先生出發。這時候，鎮上的店鋪都開了門，他們見着我們的搬移。也覺得驚奇，出觀音門，紅日已出。雨後的道路，當然是泥濘的

。幸路上舖的卵石，我們穿的草鞋，都不會滑倒，到了曉莊，馬先生出來迎接我們。我們歇下，做些麵餅充飢。老裴坐着腳踏車去找工人搬行李入城。又請着兩個人。到燕子磯抬米去。他們走路非常遲緩，一直到下午兩點鐘才到。三時，我們起身進城，行李太重了，他們又說挑不起，到走黑墨營，我們預備找兩個工人幫助着，老陳同我去找人，農場的工頭告訴我們：早晨的槍聲是筲斗山的住兵向江中偷漏的鹽船開放的，並不是兩軍交戰的動作，浦口的奉軍也被南軍包圍了。住在這邊的人毫沒有危險。老陳聽了這番話，他個人就想住在場內，同學到齊了，我們在路上開個臨時會議，公決有一個留在場內。不如大家都留在場內。工人也很歡迎。我們就此止步了，這個農場是邵先生經營的。他建了一所三間西式的平房。左邊一間是他的辦公室。我們就請馬先生夫婦住在那兒。右邊一間原來是邵先生的助理住的，現在我們全體同學八人和呂先生住着。中間一間，作我們的飯廳，和教室另外有廚房，我們同農場內工人共用。我們八個人住在一間房裏，自然是擠得很。夜間放開被條我們就睡在地板上，白天將行李捲起又變成我們的閱書室。幸虧我們同學都能夠吃苦。大家把苦不算苦。仍然是唱着談着笑着，過我們的快樂生活。一切的事務都是我們輪流去做。每日有雜務一人

，專管掃洒搖鈴，安便桶取日報。採辦二人專管購買食品用品。烹飪二人專管伙食。另外有長期幹事一人，總理一切。會計一人，專計經濟出納。』

拿搬場來說，我們已經流去了許多汗了。

從燕子磯遷到黑墨營；從黑墨營遷到曉莊小學；從曉莊小學搬到犁宮的西舍；從犁宮又搬到櫻花村，烟霞村……搬來遷去，生活真不安定極了。那兒房屋好，便到那兒，那兒好住，便去那兒，這像是游牧生活。

實在我們天天在創造，天天在進步，無論在物質上或精神上。幾個曾經參觀過幾次的人，總有些詫異，覺得日遷月異，來一次有一些不同。其實心之所響，力之所至，所事不成？何物難創？我們保存着這種精神向前進行吧！

不測風雲

剛巧從家鄉到南京，心裏非常高興，因為可以和渴念好久的同志們相見了。由下關到黑墨營，跑得滿頭是汗，氣喘喘的，路又不熟悉，祇向小山叢中亂走。在太平門附近的山谷裏，佈滿着無數兵士，架着機關槍，形勢非常嚴重。當我們走過時，他們很很的望着，並且警戒着說：「快走！正午要開火呢。」我們摸不著頭腦，提心吊胆的急走著，終於把這個可惡的消息報告給大家。於是幻成了一幕不測風雲。以下的事看震球兄記的日記吧！

「一時許，工人從邁皋橋買物回來，他說：「屋後小山上，都有軍隊架着機關槍，預備開火，鐵道上也旋去螺釘，恐怕就有戰事發生。」這個消息傳來，大家便恐怕慌起來，因為四圍都有軍隊，設若爭戰，如在甕中，便難逃此劫數了。有的主張遷移，有的主張暫駐，正在爭論的時候，大路上來了兩個逃難的人，肩上挑了家伙，急促的走着；我們就招他們來，問他們太平門附近的情形。他們說：「有一隊兵想繳別的一隊兵的械，因為那隊兵要開往鎮江去，所以在車站上截候。方才團長來對我們說：「快要開火了，你們走吧！」所以我們便

想進城去。」我們得了這個報告，於是決定進城。大家便隨身帶些零星物品。有的拿着。有的挾着，情形非常急逼，馬夫人也一同進城，跟着我們走，問她坐車不？他說：「我並不疲倦。」真是人在危急時，什麼事都能做了。

趙院長（叔愚）看見我們這樣狼狽，異常驚異，問明來由，便替我們去接洽住宿，預備膳食，以圖燃眉之急。吃過晚飯後，我們便打着燈到金大去住。走不到多少路，在黑暗裏喊出非常高越的聲音來：「口令」嚇得大家簌簌的抖，止着步齊聲說：「我們是學生……學生。」得丘八老爺的允可，纔繼續前進。到金大會見了喬先生（啓明）找到了房間。房間裏祇有兩張木板床，一張床上有個草席，還有兩張桌子，餘無他物了。那時臭蟲却很得時，好久沒有食料，新來貴客，當盡一飽。有人竟一夜沒有好睡，從床上搬到桌上的。從桌上搬到地板上。

因為繳械的事還沒有完。祇能再在城裏過宿：趁了這個空暇，我們便去遊玩北極閣。北極閣是城北的最高處，登高一望，全城在目，前有玄武湖，左有台城，右有鼓樓，這樣美麗的河山，可惜都被戰雲罩着，令人生歎！繞北極閣後路到鷄鳴寺。我心裏想着人生的苦樂，全在心理作用。心以爲不樂，雖樂亦苦，心以爲不苦，雖苦亦樂。我們從城外跑來，在常

人看來本是一件極苦的事，但我們善用閒暇，遊覽名勝，就覺得異常快樂！我立即想到一聯成語：

「逆境順守」廢物利用

鷄鳴寺仍然和五年前所見的一樣。不過假岩石上的佛像，却和先前不同，而且比別的廟宇裏千篇一律的塑像，有些美術觀念了。遊覽了一回，便從東大農場繞回。晚上，借得棉被兩條 氈毯一床，我們睡得比昨夜舒服多了。

沒有水洗臉，將手抓抓面，便去打聽消息。在路上便遇到趙院長，問明了原委，知道軍事已經結束，我們立即收拾了東西回校去。經過太平門，遇到大批軍隊向城外出發，其中祇有少數是有槍階級，其餘的多是赤手空拳，隊伍蜿蜒有半里路長。出了太平門。兩旁密密底栽着桑樹，在這春光明媚的時節，異常美觀。玄武湖的蘆草，也成一片綠色，中間有幾隻小船盪着，儼然是一幅圖畫。一路瀏覽風景，到黑墨營已是十時左右了。

一場不測的風雲，總算散去，未曾光臨到我們，不過稍受些虛驚和不安吧了。」

農家小住

「同志結合的學校，炮火所打不散的，」

陶校長這句話，代表了曉莊的真精神。無情的槍彈，在頭上飛舞，迷漫的炮火，在眼前閃耀，生命已在別人手裏掙扎；但是還要到南京來，雖然有父母的挽留，友朋的勸告。

第二次到甯，同學已從燕子磯遷到黑墨營，受盡了不少虛驚和恫嚇。我先是不知，所以住在曉莊的農家，和三位同學。因為許多同學不日也要從黑墨營搬回，所以就住在姓陸的農家住了二十餘天。

低矮的草房三間。一間是屋主的寢室，廚房又占了半小間，其餘就是我們住的，吃的，吃的，坐的，讀書的地方。大門是兩扇木門，上面貼着「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的紅紙。也有一扇貼着「前程遠大，後步寬宏」的後門，屋的東隅，有幾條木棚嵌在泥裏，這三處是流通空氣，採取陽光的地方。在白天裏，往往覺得黑魃魃地陰森地的可怕。

從亂草堆裏爬起，就得燒水；洗過臉，又要煮粥；洗鍋洗碗後，就持了油瓶醬罐，提了

竹筐向市上去買東西。回來又忙着洗菜煮飯，我們這樣輪流的工作着，生活着，平安地，悠然地也憂悶地過着。

下關和浦口，靠着長江天險，雙方據守住，日夜用大礮轟擊，往往從夢中驚醒，時時被槍聲催眠。烈士之血，百姓之錢，客子之心，混合在一起而凝住了。

不情的天，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上街買菜，實在是不容易！頭上戴着草笠，衣服擦在腰裏，褲管摺過大腿，手裏提着籃，掛着瓶，光赤的脚，踏入泥污裏，無情的雨，打到身上。現在想來，真有雋永的詩意。晚上，冷冰冰的水點，從毛草的破壞處滴到臉上，往往驚醒。喔！有趣！

除掉一張破壞的方桌，兩三條板櫈外，什麼都沒有。在豆大的火點之下，我們圍着談話，上下數千載，縱橫幾萬里，隨便的講着，雖然炮聲時時襲到耳膜上來。

房主似乎有些憎厭。本來。他是個靜默寡言的老者，益發顯出威嚴和猙獰。缸裏的水完了，燈裏的油淺了，灶上的塵滿了，似乎都要我們担這個責任。兩個孩子，時常吵架，老頭子時常打鷄罵狗的諷刺我們。我們怕和他的像大理石雕刻的臉接近，也不願受他祇有粗重

的答語而多談。於是忍受著。

青菜根，糙米飯，矮草屋，過了真正的中國農家生活有二十幾天。直到炮聲停止，校舍落成，纔出了一個天地投入別個天地。但是那個天地裏的人，所感的受痛苦，所造成的悲哀，還是待着有人去救他！同志們努力吧！向荒蕪的鄉村教育路上，開闢出一個美滿的樂園，光明的天地來。

師道在現在是不很尊嚴，也不必尊嚴的了。

偏有許多衛道的君子們，裝出尊嚴的臉，塗上一層虛偽的漆，威風凜凜的對着一般天真瀾漫的兒童。閱者倘然是其中的一個，那麼我要請你除去這種裝假的臉罩，拿個赤心和至誠來和兒童相見吧！不然，兒童是怕懼，你也未必是舒適，因為這是木偶的生涯呀！

輪到我燒飯

燒飯不是件小事，却是藝術，一個鍋子裏要燒出大家合意的飯，大家配口的菜，實在要有藝術的手腕。纔能措置裕如。不然，包你獻醜。我們爲勞動和練習烹飪起見，燒飯和煮菜的事，是大家輪著做的。一半的人有些經驗，弄的東西還合口；一半的人却初次「洗手作羹湯」，往往弄得夾生夾熟。不過我敢告訴諸位：大家並沒有因爲飯煮得不好，或菜裏沒有作料而引起過吃飯風潮。

以下想引一篇雪云的文章，對於這件事：

「今天又輪到我燒飯了，好！打了拳再說」在早上五點半的時候，我上操場去，經過揭示處看「共同生活輪流表」以後，就不禁喊起來。

我打完了拳，就到陸家的廚房裏去燒臉水。——學校的廚房，還沒有造好，現在借鄰家的。——我把鍋子洗淨，放滿一鍋清水，就走到灶下去點火燒。燃料，就是本地山上刈下來的茅艸，燒起來很是發火。陸家的還告訴我：「燒火要空」。不錯，草送進灶肚以後，用「火

鉗」把先前燒剩下來的炭撥到兩旁去，草就會搭在兩邊，艸的下面空了，空氣進去，火燄才能旺盛。

茅草裏有細條棘刺的，大約是和茅草一同割來的罷，我時常留心了，還被他刺；刺的最利害的，我手心裏刺得出血，同時刺我的棘刺還折斷在手心，其痛，真印到心肝上呀！鍋子裏的水燒的熱了，一部分同學已來取去洗臉，一部分還在練習拳術，因為要煮粥，所以我把鍋子裏的熱水都舀在蓋桶裏，以備沒有洗臉的人用。

煮好粥，整理粥菜，昨天的值日煮飯已照例預備好鹹蘿蔔半斤；這半斤的鹹蘿蔔；怎好十八個人吃呢，我總不放心，怕不夠吃。後來我把蘿蔔塊特別的切得細小，塊數多，見形也多，也許他們夠吃吧！買菜買油，也要值日煮飯者親自出馬。錢是有限制的，我們規定每天油鹽醬菜錢不得過一千四百文。青菜只有三個銅元一斤，買了八斤，韭菜五個銅元一斤買四斤，豆腐十二塊二百四十文，鹹蘿蔔半斤一百五十文，豆油半斤四百四十文，醬油六十文，鹽一百二十文，打水用的礬三十文。我買完從街上回來，就和膳食股的會計結算菜賬，共買了一千四百八十文。他說，「你今天過了規定的錢了，照這樣買菜，我們的膳食費要不夠

了。」

煮飯，真要有經驗的才有把握；有的米性地乾，有的質地潮；有的質子漲，有的不漲；米放滿鍋，和不放滿只有半鍋的，煮法的難易又不同。經驗告訴我們這米很乾，要多放水，潮的要少放；性子漲，要多下水的，不十分漲的，要少下水。燒菜似乎比煮飯更難，難的是調味；我來投考的時候，是在燕子磯有名的一新農村飯菜館「裏包飯，兩天當中，我沒有吃到自己配口味的菜；尤其不會吃辣的我，每吃一種菜，總要辣得我伸舌頭，淌淌眼淚；還有菜更覺得不酸不辣也不甜，吃得嘴裏如嚼雞肋一般。這種菜在南京人，和鄰近的人，或是吃慣的人吃起來，也許以為是最好吃的呢。今天吃我煮的菜的人省數，有五省罷，在一個鍋子裏怎好燒得出五省人不同口味的口味來呢？總算慶幸！今天我煮的飯，大家都吃了，並且不曾說什麼話。」

講起燒菜來，便想起有位同學燒茭耳菜吃的故事來。茭耳菜在南京是很多而且很貴的東西，時常配著肉絲拌炒，放在大人先生吃的酒席上。不過在蘇滬一帶，却很少見到，那位同學恐怕從來沒有看見過，炒煮過的。那天他却買了些來，對着人說「今天有好菜給你們吃，

你們等著。一他却把菜洗過後，根也不去，皮也不剝，便向油鍋裏撩，煮了十幾分鐘，盛好放在桌子上。一會兒大家集來吃飯，急忙的夾起所謂「好菜」來送到嘴裏，用力一咬，牙齒振撼了一下，原來所謂「好菜」也者，却是連皮帶根半生不熟的東西。

煮飯也是一件煩難的事，我們一口口的送進嘴去，覺得很舒服，肚子也會飽起來。那知道煮飯的人要費好多精力，自己不去親自嘗試一次，永久想不到的。我們吃過幾次夾生，夾熟，夾焦，夾爛的飯，實在是沒法。不會煮飯的人，一鍋子往往會燒出四種飯來：上面一層是生的，生的下面便是熟的，往下便是爛的，著鍋一層，便是枯焦的米粒了。諸位倘然不信，便摺起衣袖，束上布裙，親自到廚房下去試驗一下，就知道這次出馬應了我的話了。

先生們！請你把天地放大些吧！別一天到晚的把一般活潑上進的兒童關在教室裏。教室是一個囚籠，倘然你不把牠佈置成一個求學的適宜環境時。教室外的天地裏，兒童可以求得很多的知識，學得很大的能力，請你打開這重囚籠，領他們到廣闊的天地間去，讓他們自由的生長，自由的發展，自由的尋求，你在旁邊指點一下，不盡力而功德無量了。

餓神

一盞半明半暗的，射出陰森的光，照遍了全屋子，全屋子發出慘淡的透明，似乎有些清楚，也似乎有些模糊。我們略能看出的是四間茅屋，茅草還是新蓋上的，很有些黃枯色。東西各有兩扇大門，似乎是西式的木板門，正中兩間下半截是土牆，牆上染著朱色，像廟宇一樣；上半截是玻璃長窗，油漆亮亮地發光。東間另外隔斷；西間隔斷後，還分隔成三個地方。

從外面望進去，正中兩間屋裏，在適中的地點擺著一張半新半舊的長桌子，油漆已經剝落了好些。桌子上放着幾方硯臺，雜亂的有幾枝筆在一傍；桌子的西邊放着一個水瓶和一隻藤籃，並且有幾本書散擱在一邊。桌子的東端，有一本賬簿，上面還有一塊錢壓著。地下南北兩面平鋪着八九個草鋪，被頭都安放在草上。各個鋪位的主人，有的橫斜着身體伏在棉被上；有的藏在被裏僅留着一個頭；有的捲着被動蕩着；有的正脫衣解帶預備睡覺。各人忙著自己要做的事，各人顯出不同的形態來。室中除掉簌簌茅草聲或沈重的覆被聲，便在死寂

的狀態中。

談話終於開始了。在東邊靠牆的草舖上，有一個青年把兩隻手交叉着頭擱在牆上，方才好像甯神靜思的在計劃一件什麼事的。忽然兩手放下，身體挺起，首先衝破了沈寂的空氣。

「怎麼呀？明天祇贖一塊錢了！」

「一塊錢麼，給我買糖吃，給我進城時做路費」。滑稽的一個，正想解衣就睡，聽著方才的感嘆之辭，接著就說了，而且帶著笑。

「怎樣辦呢！十幾個人，祇靠一塊錢度日，明天，後天……怎麼辦好呢！」一個有年紀戴著眼鏡還未睡下的，慨乎言之。

「好？一塊錢明天都化了罷！以後再想法」。這是從西邊發出來的聲音，看不出是誰。

「一塊錢買米祇得九升。」

「鹽須得二百四十文一斤。」

「柴貴得一塊錢祇有兩担。」

「青菜也加價了；豆腐越買越小了。」

「一塊錢那裏能支持一天啊！」

「後天只得挨餓了。」

「辦鄉村教育的人，都得餓死。」

紛紜嘈雜的聲音，同時起來了。有的帶些感喟，有的似乎呼窮，有的十分害怕，這一羣窮人，到底沒有想出個維持的辦法來，大家的眉頭緊鎖著。

「南京連親戚朋友也沒有半個。」

「誰有錢來借給我們度日。」

「時局又這樣危急，大礮和槍聲依舊不停地互擊着。」

「離家千里，隻身而來，如何是好？」

「畢竟沒飯吃，祇得求乞了。」

睡在被裏僅露着一個毛髮叢叢的頭的人，本來未發過一言，到此時才揭去去了被蓋，身子也坐了起來，帶著枯澀的語調說：

「諸位！靜點計議出一個辦法來；一塊錢，明天也難得過去。米要吃六斗；柴要用四十

斤；油也沒了，鹽也完了，菜也要買，一塊錢怎麼夠？還是買一塊錢麵包，每人分幾個，支持過明天再說」。他侃侃而談，登時全室都沈靜起來。

「打電報給校長，請他匯錢來。」

「寫快信給院長，請他給我們想辦法。」

「楊先生還回不來。人地生疎，如何是好？」

「不！我們倘然餓死，也是爲鄉村教育而死。我們預備著犧牲：即是這時不餓死，別的時候也會餓死。時時會使我們餓死，處處會使我們餓死。以前從事鄉村教育的死者很多了，我們雖然死，我們的事業和精神不會死的，永久的遺留在世上」。不知什麼人像演說時的抑揚頓挫，激昂慷慨的說着。

「付表決，誰贊成買米？誰贊成買麵包？」

「且度過明天再說，別先讀起不朽論來」。

表決的結果，贊成買麵包的多，於是決定明天大家噉麵包做工作。

清晨，輪值買物的人，便挑了筐子，向街上去買麵包了。大家都從被窩裏起來，洗過臉

，便例行的早操，——武術——一二三四的叫着，拳起腳來的打着，昨晚的計議，明天的絕糧，一切的艱難困苦，都消失得無形無跡，個個都很安嫻，舒快，沒有半點記掛。

做工的依舊在那裏做工；種植的依舊在那裏種植，看書的依舊看書，寫文章的依舊在寫文章，一切依舊和平時一樣。

麵包來了！一位同學挑着兩筐子灰白而粗澀的麵包，既沒有餡釀，且是堅硬得很。噉了一口，咀嚼好久，纔和了唾涎入肚。每人祇分得四個，便要支持一天的飢餓。

餓神正想光臨到我們頭上來，正午的時候，却見山凹裏轉出一位穿著學生裝，戴着灰呢銅盆帽的人，珊珊而來，漸漸走近，却認出原來是楊先生回來了。大家拍着手，張着手巾，不覺得歡呼起來。

風伯雨師惡作劇

風伯和雨師偶面光顧到茅廬，或者特別和我們親近時，除掉厭憎和歎氣外，實在沒有法子拒絕，因為避風避雨的地方，容易被牠們襲擊，使你曾措手不及，祇能屈伏在牠們淫威之下。尙德曾經描寫過一篇小文，叫做「漏屋下的我們」，情形是非常雋永的，讓我介紹給閱者吧！

「新屋的一部分落成。夏天的太陽，照到金黃的覆蓋在屋頂的稻草上，發出輝耀璀璨的光。

我們就移住到新屋裏。扛擡着鋪蓋和書籍向新屋裏跑，心坎裏貯滿着愉快，雖然汗珠兒在背脊和面頰上不斷的流。

我們從此住在新屋裏了。

○ ○ ○ ○ ○
新屋第一次淋到大雨了。

天空佈滿着黑雲。雨點很粗，像珍珠斷了線般的掉了來：從雲的每細小的空隙裏。四山彌漫着乳白色的霧氣，但終於完全變黑了，原來是夜的布幕漸漸的擴張展開來。

大概屋頂的茅草沒有蓋得均勻，在漏了。

經茅草濾過的黃色的雨水，延着牆壁往下流，在牆的白堊上，還留下一條蜿蜒曲折的班痕。有的雨點，離開了牆壁直接自茅草的背心掉下來，灑到尙未弄的坎坷的地上，或的灑到我們的排列在一塊的床鋪上。

我們着急了，但是沒有身世飄零之感。我們急急把床鋪向沒有漏的地方移。在搬動的雜響裏，還夾着我們格格的笑聲。

水點滴到室內的地上，聚成了好幾個水窪。但還是繼續不斷的滴，在水窪裏，震蕩出清晰的聲音，映現在出媳孃的波汶。

——這大雨是咱們新屋入世的洗禮！

——我願今晚此情此景深深的鐫在我們的生命史上！

窗外雨聲繁而且密，狂風在黑夜的山間怒吼着。

但是我們却安然入睡了。

○ ○ ○ ○ ○

以後我們又經過了好幾次漏屋的事，在下雨的時候，白天或深夜。

但是現在是沒有了，屋頂上的茅草精密地結合起來，不使雨滴滲透走漏絲毫。

我們現在已不能恢復以前這種含有無限詩意的事：『漏屋』，除非在夢裏或甜密的回憶裏。』

鄉下的道路，特別濘滑，一連下幾天雨，路上祇有渾爛的泥漿，適用在馬路上行走的皮鞋，這時已失其功效，要棄置在一邊了。自然，走慣了的鄉民，甚至於小孩子，赤著腳，在路上走是毫無問題的。我們似乎有些煩難，脫去了鞋而拔去了襪，顯出雪白細嫩的腳踝，足趾在地上站不住，伸到泥裏，哼！便會跳滑稽舞了。或是拱手作揖，磕個頭；或者向後傾倒，四肢朝天；前俯後仰，忽而金鷄獨立，勢如老鷹撲雛；忽而翻路倒滾，好似落湯之鷄，窮奇極勝，嘆為觀止矣。

帳幕生涯

「人太多了，房子又小，怎麼好呢？」新添了十幾位同志，大家感覺到房屋愈狹，連吃飯，睡覺的地方也沒有了。

「搭起帳幕來住。」

於是操場上頻添了四座帳幕，好像軍營的紮住，每邊兩個。帳幕中非常簡單；在正中挖了一條深溝，大家便可起坐，兩膝不致彎曲而不能伸縮。地下鋪些稻草，安放著幾條棉被，便能在裏面安睡了。

天公似乎有意和住帳幕的人作對，連續着下起雨來，初時還好，帳幕非常堅實，雨水都從幕上滾下，流到帳幕的溝外去；以後漸漸地密密地，一點一滴從布隙中滲進，終於匯集著滴下來，直到棉被上，睡的人的臉上，身上；雨格外的大，滴的水格外的多，把睡覺的人驚醒了。

「呀！雨水呀！大家起來！」

大會堂裏頻添了許多客人，就是在帳幕中退回來的。他們戰慄着，抱了一條棉被，滿頭滿面溼淋淋，一面在揩去額上和髮上的雨水，一面想我尋住宿的舖位，情形是太狼狽了。我們的陶校長也是其中的一個。

有一天，彤雲四佈，驀然間大雪紛飛。一片兩片，一團兩團，連連綿綿的漫山遍野的灑下，從幾片積成一個平面，從淺淺的一層積成厚厚的一層。無論高突，低窪，穢濁，骯髒之處，都像蓋了一條銀氈，世界上顯露出光明潔淨來。屋上積了滿滿的一層，蓋過了黃草；帳幕上也同樣的厚厚的積起來，你想，沒有安好根的帳幕，那裏有許多力量支持這巨大的重量？於是帳幕倒榻了！睡的人沒法的只得起來，再在大雪中從事建設的工作，雪繼續的下，也繼續的破壞不堅實的工程但也有許多人在繼續的建設，造成和愛的樂園。

關於睡覺的故事，實在記不勝記。南邊的土牆壞了，宿舍便要喬遷，可是搬向那兒去呢？大會堂裏有人住，圖書室裏有人住，生物室裏有人住，辦公室裏有人住，朝起將舖程打起，放置在一隅；晚上便展開，胡亂的睡了，無論是桌子上，椅子上，地上，能占一席，已可稱雄了。還有好些被擯的人，祇能在廊下占一席，霜寒，風暴，雨打，露浸，依舊睡得安穩。

。偶而午夜夢回，孤月懸空，萬籟沈寂，遙聽狼嗥幽谷，析擊山村，心定神凝，真入桃源仙境了。

談到學校，便想到書本；談到學生，便想到讀書。學校可以供給的是死書本，學生所有的事是死讀。這樣，便把活潑潑的學生，變成呆板板的去學死。學校把學生的固有能力剝削殆盡，遑論求得活能力？我們要問現在的教育者，他所培養的學生是不是屈背彎腰的？是不是坐以分利的？是不是想做人上人的？是不是不能為社會做一件有意義的事的？倘然不是，纔是活學校，纔是真教育。

戰雲中

戰爭似乎是可怕的事情，但是有許多人造成這個罪惡，以戰爭爲一種超乎遊戲以上的攘奪，無辜的人們於是痛苦了。我們在戰雲裏度過了不日子的日子，經歷過不少的困苦，我們反對戰爭，咒咀戰爭，但不知那裏有和平之神？

從十六年三月直到九月，大約六個月的時間，沈浸在恐怕的戰事裏，斷斷續續的。有好幾次生死關頭時，我却逃出了這個圈子，平安的臥病家園。那時諸同志在驚惶恐怖的生活裏度着：斷頭失足的，尸骨分離的，中彈受傷的，都呈在眼前。槍聲，炮聲，呼喊聲，哭聲，都集在耳膜上。曉莊籠罩在灰色的布幕裏，多麼淒慘！

雖然在戰雲中，生活依舊循着規序去進行。我來引尙德兄的日記，顯示出當時的情狀。『「樂園」「樂園」偶而來了一兩個客人，看著我們在戰雲密佈的環境中還是快快活活的過着平常一樣的生活，都露出驚異用着羨慕的口氣說着。

的確的，離本校不到十里的地方，就成了肉搏的戰場；城裏滿佈着謠言和驚怖，下關便

是隔江敵軍射擊的目的地；但是幾處危險地段的中心點的本校，却是一無其事，依舊拿着書本閱讀，⁽⁶⁾ 拮著鋤頭下田，還在日落崦嵫的時候，同學們都拿着鐮刀，拿着繩束，把校前池塘堤上的油然的青草和山麓上茂盛的茅草，統統被割下來，曬乾後，便可做燃料。

下關繁密的槍聲和巨大的礮聲，激烈的震動後，接着便傾盆大雨，一瀉如注的灑遍了戰場的任何一角，似乎是洗刷那暴露的尸骨，殘碎的血肉。偉大的紫金山，也密密的遮掩在雨裏，模模糊糊的。

我想起田間方才發出嫩葉的菜苗，突然得着這久不降臨的甘露般的雨水，一定會滋榮發展，非常茂盛。我也很是快樂，感覺到異樣的舒暢。

凡是用自己的心血所造成的東西，或培植過的，無論比什麼都寶貴些。經過一陣秋雨洗刷過的菜，新鮮嫩綠，飄搖在畦間，真值得我用整個的心去愛護牠，去寶貴牠，去培養牠。

『似乎我的心靈，已從驚怖而移向愛上去了。』

不由得使我感謝起來：當『藥鑪茶爐，消永晝之生涯，病豎詩魔，作終宵之伴侶』的時候，偶而從南京飛來片紙隻字，報告關於我的園地的種植滋長情形；他們替我耘土，替我佈

種，替我灌溉，替我鋤草。這種從容不迫，臨難樂觀的精神，還有什麼不可創造出來？諸同志對於從事鄉村教育的決心與甘願犧牲，便可以在這時看出。

而且不僅是樂觀，還要去安慰別人呢。倘然不信，請你看企周兄的一殺記載吧。

『有時我們還到民間去安慰那飽受驚惶的鄉民。他們在這空氣布滿着恐怖的鄉間，所看見的是折臂斷足，血肉狼籍的傷兵，和驚駭異常搬運貨物絡繹於道的避難鄉民，所聽得者是轟轟烈烈的可怖的槍礮聲，教他們怎麼不驚惶而啼哭呢？我們又怎能忍心坐視不去安慰他們呢？』

我們一天天的安慰他們，他們終於被我們的安慰戰勝了。最後他們也到田間工作，十分鎮靜的工作了，這一回事恐誰也不信在這戰事風雲緊張中的我們能如此鎮靜而努力工作的，就是我們自己在事前也未料到竟在此時毅然決然的按部就班的工作的。

我們這種從容不迫的鎮靜態度，並不是無計畫的，也不是糊糊塗塗醉漢的舉動，我們在這千變萬化的戰雲緊張的時候，一面推派同學打探消息，一面籌辦糧食，才抱鎮靜的態度安心工作。其實此外我們所處的環境，也有幾分關係，據鄉民說：『民國光復長江沿岸，均遭

戰禍，而曉莊幸免，即數百年來干戈擾攘，而曉莊從未遭遇血肉橫飛的慘劇。」云云，這是曉莊永遠平安的鐵證啊！我們所處的地方，真是個仙境樂園。」

曉莊從戰雲中創辦，從戰雲中奠基，從戰雲中安根，以後恐怕還要在戰雲中度日吧！鄉村社會裏藏著許多劣紳土豪，埋著許多地痞流氓，學校是否能安然建立，學校的力量能否深入社會，實在要有同志們努力的程度為斷。同志們！努力吧！負起你的責任，認請你的事業，預備在艱難的生活中過度，預備和惡劣的環境搏博！記著：「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努力者。」

丹麥的鄉村教育，已經戰勝了機械，戰勝了武器，而適存在弱肉強食，互相侵凌的歐洲。所以丹麥人自豪的說：英國有工廠，德國有兵房，丹麥有學校。「丹麥因為有學校而能立國，中國的學校呢？中國能不能靠學校而適存在世界上？一切都是疑問，我們辦學的先生們，天天想把教育商品化，借著學校做工具，想賺錢，試問這種學校所代表的是什麼？這種學校裏所養成的學生又是什麼？」

會朋友去

我們的校舍並沒有高垣峻牆，也沒有巡士門房，一切取門戶開放主義。無論什麼地方，什麼房屋，參觀人等儘可昂然而進，挺胸而出，並沒阻礙的。尤其是歡迎朋友駕臨。朋友是什麼人？便是一般農夫婦。他們在農隙工暇，三五成羣的玩耍，看見了一切的事物，總覺得新奇眩異，指手劃腳的談論，自然我們時常的會告訴他們，使他們得到些常識。

但是他們太忙了，有的時候抽不出一些暇晷來到我們這裏；同時我們有許多事和許多話要和他們說，於是不得不去訪他們，在田間，在場上，或者在他們府上。這個特別的活動，起初叫「到民間去」。後來一想，覺得不對，顧名思義，我們也是個「民」，並不是特殊階級；並且居住在民間，天天在民間，天天接觸的是「民」，晤談的是「民」。並不在門禁森嚴的官署裏，並不在文書旁午的辦公室裏，也不能比許多名人或時人坐了汽車去尋芳覓幽，纔稱爲「到民間去」。於是把「到民間去」的名辭，摘下來換上了「會朋友去」的一個名辭。現在把尙德的到民間去的一幕介紹來，使大家明白那時的情形。

「我和我的同伴，跟着張王二生向着我們的工作地點——香塘，王家莊出發。我們在途中知道了兩個學生家庭中不少的情況。」

到了樹蔭濃蔽零零碎碎排列着民房的香塘的一家人家了。這個微笑而着的衣服襤褸的老婦人在我們的眼簾中映現了。從她的臉上表現出忠實的神情來。原來他就是張姓小學生的母親。

「你家的小孩子，非常的聰明，所以一切功課都是非常好的。」我們起先用贊美的口氣向他這樣說。這實在是和設計課程中「引起動機」有同樣的價值。

老婦人又在那裏微笑了。

接着我們便談到曉莊小學：

我們的學校不是「洋學堂」，我們要教小孩子讀十三經，比私塾裏的四書五經要多四經。我們教三字經，不教「人之初，性本善」，因為這是小孩子是能懂的，就是大人也不易懂，請問你能懂得嗎？」老婦人搖了搖頭說：「我不能懂。」

「我們學校裏教三字經，第一句就是：「蠶吐絲。蜂釀蜜。蠶是不是能吐絲蜂是不是

能釀蜜？這是任何人都能知道的。」我這樣的說。

「姨，這的確比一人：初！容易懂些。」婦人說。

這也是農民智識程度薄弱的一種普通徵象，現頗有人把我們的學校加上「洋學堂」的頭銜；在他們陳舊的思想中不能信仰我們的學校這是無可諱言的，因此我們不得不特向農民做個普遍的宣傳。」

以下來介紹孤侶的會朋友去的一片斷：

「在未到朋友家裏去之前，我們要開一個會議，將這次出去的目的和意義，方法和工作，詳細討論一過，然後再分隊出發，歸來之後，再都集聚議堂，各隊挨次報告這次晤友的情形。如有困難問題——如朋友村莊上有私塾之類——大家共同討論，必求善法解決之。在最初，因為彼此生疎的原故，結果不甚完滿。見面不惟沒話多談，朋友反把我們當作什麼宣傳耶教的碧眼兒一樣看待，不敢親近我們。這也實在難怪，不過後來就好起來了，朋友們知道我們是以赤心奉獻他們的。」

吉祥菴，神策門，嘉善寺，大香坊各村的朋友，要我們去辦學校，這就是「會朋友」的

鐘將他們驚醒的啊！」

幾次會朋友而得到的結論，覺得許多農民不能解決的，便是娛樂問題。他們雖然可以溫飽，可是能調劑精神上的苦惱的游藝，一件也沒有，除掉賭博和抽煙，以及迎神賽會外。我們既不能消極的禁止，也不能收勸告之益，於是不得不把原有的公共會集的場所，改成正當的娛樂的地方。曉莊中心茶園，便是中國破天荒的第一個改良茶園，一方可以提倡正當娛樂，一方可以會會朋友。

第一天開幕，熱鬧得很！拄着拐杖的老太，飄着白髮的老翁，背着鋤頭的農夫，攜著孩子的農婦，都絡繹而來，聚得黑黑壓壓的一屋子。說書，唱歌，笑話，音樂，一幕幕的排演，開未有之盛況。那裏沒有香烟奉獻，「麻將」配玩；這清茶一杯；象棋數局；談一談國事；話一話豐年；認幾個字兒；打幾次算盤；聽一齣留音機戲；拍一次乒乓球而已矣。

讀書麼？

參觀曉莊的人，看不見上課的教室，看不見上課的情形，看不見教書的先生，看不見讀書的學生，心裏非常覺得奇特，便問着說：「你們在什麼地方上課？你們在什麼地方讀書？」

「我們也不上課，也不讀書。要做工自己做工，要看書自己看書。沒有專門的教書匠，也沒有專門的讀書人。」

「喔！你們行的是道爾頓制；行的是自學指導法。」參觀的先生搖着頭似乎贊歎的說。「我們行的是生活法。整個的生活，便是整個的課程。生活不必定在教室裏，不必定在屋子裏；不必定有時間的限制，不必定有固定的方式。怎樣生活，便怎樣求知。要求什麼樣的生活，便求什麼樣的智識。」

究竟曉莊的人讀書不？究竟曉莊的人求的什麼樣的智識？究竟生活法和道爾頓制有什麼分野？不妨來談談。

道爾頓制由教師指定各種學科的各個階段，讓學生自由去閱讀不加些拘束。和從前教師專制，強逼灌注的方法，已勝一籌。不過從前是壓逼做個書獃子，現在是自己願意做個書獃子。試問專求些書本上的知識有什麼價值？有多大用處？

生活法便是教學做合一的方法。事情怎樣做，便怎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的法子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根據做的法子。

我們一樣要看書，一樣要使用別人的經驗，不過並不固定的，並不指定多少書限定去看的。要做什么事，便去看什麼書。並不是爲看書而看書，是爲了用書而看書的。這樣看的書既能清楚；做的事也有幫助，書和實際生活連繫起來了。

諸位或者不信曉莊的人看的書比別的學校讀幾本教科書來得多；諸位或者不信曉莊的人看的書比別的學校教的幾本教科書有用；我想請諸位自己去試驗一下，證明這個方法是否有效。

我們實在不敢相信「自古已然」的書本上的智識，我們實在不敢相信「洋八股派的書本上的智識。我們相信一切真知識都是要安根在經驗裏的。有了「親知」做基礎，然後才能接

受他人的經驗和推想未知之知識。所以曉莊沒有狹隘的教室，沒有指定的課本，自然也沒有教書匠和讀書人了。

請大家不要儘讀書，盡信書，應當瞭解讀書是：要應用於實際生活；輔導我們的實際生活，和改善我們的實際生活。

阻力是當然有的嘍！特別是在鄉村裏做事，格外來得困難。教師沒有大無畏的精神，沒有難卓的毅力，一定是會失敗的。不過教師不應當被阻力所遏制，自然要想出方法來化除阻力，也許這種阻力還會給你有極大的幫助，反而化爲助力。這並不是難事，教師能運用得法，無論在社會環境裏，或者在自然環境裏，總可因地制宜而得到成功的。

寅會

鐘……鐘……鐘的鐘聲，撞破了冬夜的寂靜的空間，山谷也鳴起來，合成了巨大的聲響，盤旋在曉莊的四圍。

朝霧迷漫著長空，陰森森的可怕！偉大莊嚴的紫金山，兀然聳立的獅子山，蒼老威凜的棲霞山，房屋，草木，森林，田野，都隱在霧氣裏，迷糊得分不出是清是白，是凹是凸。狼偶而在深谷裏奏着兇暴之曲，村犬不時在發出回音，唱着唁唁之歌，除此，世界便在死寂的環境裏。天空閃著微弱的亮光，偶然衝破黑暗在深黝的雲端裏。

簌簌索索的聲音，在宿舍裏起了，接着便是覆被聲，穿衣聲，尋襪聲，穿鞋聲，擦火柴聲，打呵聲，伸腰聲，開門聲，談話聲，取臉盆聲，原來已是五點鐘了。方才響的是起身鐘。

一時，人都在廚房裏了！搯水的，洗臉的，刷牙的，梳髮的，大家都忙亂起來，蘆蓆棚（以前的廚房）裏點着一盞陰暗的煤油燈，在燈光下集着二十餘個青年男女，非常歡快的發

出 Good morning 的祝辭來。

鐘聲又起了！大家趕快洗畢臉。直向大會堂去。踏在沙沙作響的地上，非常寒冷，原來嚴霜已鋪得厚厚的一層，無論是屋上草上，都覆蓋着霜花。大會堂裏有兩張黑漆的長桌子，分列在左右，中間是一張半新舊的紅漆桌子，桌子的旁邊，稀落的放着二三十張方橙子。每個桌子上放着兩三盞煤油燈，熊熊然的照遍了全室。大家走進大會堂，便向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拿出記錄的小冊子，和鉛筆或自來水筆，預備着摘錄關於演講時的要點。

一個長長的胖胖的，或瘦瘦的和短短的，站到前面，把他所要說的話，非常爽快的講着。嘴很自然的跳動，手很合節的搖蕩，身體很自然的顛擺。聽的人非常沈靜，耳朵聽着，手寫着，腦在想着。時間到了，誰也不能再講下去，雖然你願滔滔汨汨而來，這時却請你退席了。

開始議事了！無論是改革的事，興辦的事，巨大的，細小的，要是爲學校的，是公共的，那麼都要討論，而且都要執行的。

一二三四——，有一位很合節拍的叫着，於是幽揚的歌聲從渾圓的會堂上唱起來了。一

輪旭日好像被喚醒了，衝破了黝黑的長空射出血紅的光輝，直照到曉莊，雄鷄也引頸長啼，從遠近的鄉村裏發出。

倘然承認小學教師是皮包着肉；肉包着骨；骨夾着血；血養着心；心對着兒童的「人」，那麼誰也要替小學教師呼冤罷！因為他們的生活太苦了。

一頂「神聖事業」的高冠戴在小學教師的頭上，於是餓肚皮，當衣服·質傢具，過著如牛如馬的生涯。這頂高冠實在應當丟掉，「枵腹從公」，却不是「人」所能奈的。

教育是一種專業，政府應該有相當的保障，特別是對於小學教師。

新曦

——紀念趙師叔愚——

東方映出嬌紅的顏色，從東邊的山凹裏劃起，直遙接白雲，像一條紅帶，放射到曉莊，報告晨曦已換了一個年度，改了個新樣。

一片恭喜的聲音，從各個被窩裏發出，大家爭着恭賀，大家說着吉利話，大家摸着枕畔昨晚由指導員送來的糖果；甜蜜蜜的送到嘴裏。歡喜，快樂，和愛，圍在我們的周圍。這是一年的開始，是一年的新人生觀的開始；是一年的新事業的肇基：是快樂和痛苦的出發點。

我的床位和叔愚師的床位是對鄰，我爬起來的時候，叔愚師也恭喜恭喜的從被中伸出頭來，兩隻手擦着眼睛，嘴裏打着呵欠。聽到同學在嚷着糖果，於是他便在枕畔摸索起來，他的眼睛患近視，而且在早晨，更有些矇矓了，左摸右摸，初是摸不着，好容易得到一塊，便嘻嘻的說着一塊，接着便兩塊，三塊，數起來，在棉被上黏着的一塊，也給他摸到了。和他貼鄰並臥的志發君，也幫着他找，找了半天，發現了三塊糖黏在他的頭髮上。

「哈！哈！趙先生的糖黏住在髮上了，頭髮也要甜蜜蜜的過一年了。」大家圍着叔愚師來看。他嘻嘻的笑着，從髮上取下糖來，放進嘴裏，非常甜蜜般的吃着。

這天真忙碌極了，開過寅會，接着又開慶祝會，慶祝會是和農民共同舉行的，在廣漠的場上，大家行個鞠躬禮，叔愚師攜着農民的手，笑着行個九十度的鞠躬禮，態度異常誠懇。充滿了快樂，在十年元日日的曉莊，演講會和遊藝會接着便開演了！叔愚師整整的快樂了一天。

叔愚師僅僅的快樂了這一天吧！在十七年。他現在已長眠在地下了，離開元日日不過九個月又十一日。這九個多月的時間，叔愚師日日沈浸在痛苦和悲哀的環境裏，沒有一天展過快樂之臉像元旦一樣。他現在已和他的慈父，愛妻，同歸在天堂上聚着天倫之樂了，要是真有陰陽等說法的話。

叔愚師爲事業而死了，他真願意拋却了鄉村教育而死麼？他真願意拋棄了可愛的曉莊而死麼？他真願意拋棄了破碎的中國而死麼？決不！可是叔愚師現在是死了！

死了！永遠的不能在我眼前複映元日日摸糖吃的故事了！永遠看不見他的笑渦了！

年年有元旦，年年有糖果，年年有新曦，但是不見了叔愚師，請你在每個年的元旦，想想可愛和可憐的叔愚師，要是你和叔愚師是認識的人；或正想認識而不及見的，就在這裏紀念他吧！

教育是人人應得的權利，不是人人所有的義務；國家應當要施行教育的義務；人民應當有享受教育的權利。從縱的方面看，教育由貴族而普遍到全民；從橫的方面看，教育由城市而施及於鄉村。在這個時代，鄉村教育是占最重要的位置。各國都努力在發展鄉村教育，使個個農民有教育的權利得到。中國的教育，更應當向鄉村發展，因為鄉村人口占全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禮物

這是爆竹聲聲的舊歷新年中的事。

太陽老隱在層層疊疊的冷雲裏，朔風嘩嘩的撲向面上來，犬伏在家裏；歡喜啾啾啾叫的雀子不知藏向什麼地方去了。我們在荒山裏時時聽到遠近的爆竹聲，從別個鄉村裏傳來。大家不免憶起了家鄉，想到父母在紀念他的客中的孩子，也有些難能忘情吧！吾想，這是第一次度着寂寞的陰歷新年。

那兒？你看見吧！山凹裏有幾個人攜手來了，原來是我們認識的農友以及曉莊小學的學生。

他們——或她們，無論是大人或孩子，不像往年，不！是昨天了。大家穿着新衣——大都是藍青色而染着白花的衣服，衣袖窄窄的，大約是先前的製作吧！從帽子到襪子以及鞋子，都換了一個新花樣。以前赤足或禿頭的，都有一雙布鞋或是一頂氈帽戴在頭上，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盛典。偶然有一二位穿青竹布大褂而配上一件黑緞馬褂的，已是遭人注意而非常

闊氣的了。

手裏拿着一個紙包，包上一張紅紙，看見人便捧着說：「先生！些微薄禮，請您收受了
吧。」這是禮物，新年的禮物。裏面包裹的有些是白糖，有些是年糕，南京的一種風俗，不
知他處同不？我們便請他們或她們坐，並且搬出幾般糖果，放在桌上。坐下來和他們談談，
無非是祝頌的話。

一般小學生，兩隻手握住袖口，九十度的鞠躬，幾乎和大地成爲平行線，嘴裏便喊着「
先生：恭賀您！」——當然的，禮尚往來，我們也一躬到地的還禮不迭。禮畢，拉了他們在身
邊，問問他們家裏情形，揀幾個糖果送到他們嘴裏，也有把紅紙捲着幾百大錢塞進他們的袋
裏。

我們真是歡喜，和他們談談，友誼多麼濃厚！他們的態度，顯得非常懇摯，從他們的表
情和談話裏。



三月十五日，是學校誕生的一周紀念，少不得要做一次生日，城裏的來賓許多，我們的

朋友也從左山凹，右山角，成羣結隊而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真是農輟耕，工罷業的聚來，總在三千以上吧！

大鑼大鼓熱鬧極了，從大路上珊珊而來的一大羣人，首先的人，拿的是一幅紅綢，綢邊是用淡湖色白緞繡成，以下便是紅絡鬚，兩條金紙剪糊的花，分插在左右，綢上面繡的是「新我農村」四個黑絨大字，款署的是北固鄉四十七村公賀字樣。鑼打得像雨點般急迫，鼓聲瑟瑟敲得震天價響，鐃鈸號筒，非常清越的吹着。同時爆竹聲劈拍劈拍的像一年前的兩軍交戰時的槍聲，接連着在空中迴蕩。

這是出我們意料之外的，僅僅一年的時期，居然和農民奏起交響樂來，他們多麼誠敬！多麼親切！多麼熱鬧的來祝頌。誰謂農民是沒法去親近的？是沒法感化的？

圓圓的大會堂裏，在牆壁上掛的「慶祝曉莊師範一周紀念」的橫額，和「愛我農村」「農民導師」的玻璃框子，都是農民公送來的，他們這樣的熱誠，由不得我們格外的努力起來？

聯村運動會

講起運動，便想到賽跑，跳高，跳遠，足球，籃球，網球等項目；講起運動場，一定有秋千，盪木，滑梯，沙坑，跑道等設備；講起運動員，一定球帽，跑鞋，球鞋，短褲，背心；講起獎品，又是銀盾，獎章，旗幟等。這種洋式的運動，是在高垣峻牆的學校裏舉行的，一般沒福享受的鄉下人，實在不敢仰望而企求著。因為他們用勞動而代替洋式的運動，並且他們也有特別的運動項目可以運動。

那麼曉莊聯村運動會是怎樣開的呢？閱者請看下去，一幕幕自會演映在你的眼簾裏，怪有趣的。

正是暮春的天氣，田間的工作，還沒有開始，我們便設法開個運動會。在事前召集了各村的農民，討論了兩次。決定了日期和運動項目，並且請各村的青年男女踴躍加入。果然會開了，到的在千人以上，圍在曠場上，看那新奇的表演。

第一幕便是挑水比賽，加入的有二十餘人，大家挑着同等量的水，從出發點到終點，共

有五十碼之發號的人一聲響，大家便挑着水前進，有的脚步跨得很大，身體動搖得太不平均，水直從桶裏潑起，灑得身上像落湯鷄，淋漓盡致！有的步履維艱，運用了滿身的力量，却趕不上前，寸步難行，紅張了臉，喘着氣，顯出十二分的困難；一聲叫到，便閉幕了。

接着便是蓑衣舞，二十餘個青年男女，在觀衆的歡呼聲中，突然出現了。頭上戴着草笠，足上穿着草鞋，身上披着稷做的蓑衣，腰裏束着帶，嫵嫵媚媚的載歌載舞在場中廻旋。頭點點，手拍拍，身晃晃，腰粗如樹，強作楊柳小蠻之舞；喉聲如鐘，唱出山野田間之曲，真開舞界之新面目。

小莊的陸某，兩臂着實有些力氣，你看他把三十餘斤的石磅，丟上拋下，毫不費力，引得全場叫好。還把百餘斤重的石擔，用力托起，兩臂自由伸縮，高高低低，連舉十餘次，却是平平常常，臉也不紅，氣也不喘，不動聲色，輕輕又放下了。別人想抓起，已是萬難，枉論高舉哉？這是使我們非常驚奇而且佩服他的！你看他的魁梧的身軀，肥厚的肌肉，已充分地表現他的健強了。

插秧舞於是開始了，完全是農友表演的。排列得非常整齊，大家的腿露出，背上蓋着大

籊笠，將身軀遮着，除掉看見四肢的動作外，在後面是看不出什麼來的。祇聽得抑揚的田歌，帶着快樂的音息，迴蕩在山間。這種固有的運動，再加美化了，何常不可提倡呢？

這却是一件大觀，無論什麼地方沒有表演過，便是牛隊運動。事前由各村養牛的人家，把牛牽來，大約有三十餘隻，從南山坳裏，冉冉而出，騎在牛背上的，有的是農夫，有的是小孩，有的是同學；有的唱着歌，有的吹着笛；有的掛着紅帶，有的懸着黃條；有的插着旗，有的牽着繩；浩浩蕩蕩，濟濟跄跄，許多牛大哥在場中迴環來往，表現牠們的能力，同時也非常高興，得到這許多同伴在一塊兒玩耍。

農民靠着鋤頭吃飯，鋤頭是唯一的知己，當然天天親近的知己，會攜起手來相舞了。舞的人一面在歌唱，一面在舞動，鐵光竿影，翻騰變化，真是洋洋乎大觀也。

大家所熱望的武術，終於出演了。許多健兒，拆起了壯健的身軀，露出了飽滿的肌肉，腳來手往，跳騰翻躍，各顯出好身手。而刀鋒劍利，寒光襲人；槍架棍打，勢如猛虎；大家看得目瞪口呆，舌頭伸伸！

最後，便是跑山競走。預先在山上插着旗幟，最快的便去奪那旗幟，加入的有三十餘

人，號笛一聲，大家向崇高而荒蕪的山巔前進。跑山是最乏力而最要努力的事，常在山中走慣的，自然如履康莊，沒有困難；常在馬路上走的，便有些危乎險哉，要提心吊胆的走着了。山路上堆滿了石子，遍生着荆棘，偶一失足，便使你痛癢難忍！好多人氣喘喘的走到半山，看着人家拿了旗幟下來，唱着凱旋的歌。

獎品是微薄得很，大概是毛巾，肥皂，火柴，洋燭等實用的東西。大家領着獎品，笑嘻嘻的回家了。

這種民衆的運動會，實在值得提倡而擴大開來，從這次運動會裏，我們得到四個觀點：一是要運用鄉村裏固有的運動方法和工具，使鄉村裏的人民，能時時可以練習，毫不費力的。二是要把洋式的運動方法和工具，變爲鄉村化；或把鄉村的運動方法和工具，變爲美化。三是要利用團體的集合，訓練農民關於權限和法紀的使用。四是要真正去和農民共樂。這四個觀點，在高談民衆運動的人，應該特別注意的。

勤工儉學會

再不要忘記了一件事：雖然我不是其中的一個。

西北風帶著寒冷，吹落了經霜的紅葉，吹斷了枯敗的小草，吹進了窮人的皮骨，吹到了城市，也吹到了鄉間。

冷了！穿皮襖吧！圍着暖爐吧！吃着酒肴吧！那裏，連飯也沒有吃呢。十幾個青年男女，拿着山鋤，鐵鏟，釘耙等，在堅硬的路上築着，和寒冷的西北風奮鬥着。

時時聽着「杭育」的呼喊聲，時時聽着勞動之歌聲，時時聽着談笑聲。他們在滴着汗；他們在解決自己的生活；他們在築路，一尺一寸的工作着；他們是曉莊勤工儉學會的會員。我想來介紹別人的一段話在下面：

「歷年以來，失學青年時有所聞，其失學原因雖不一致，然其受經濟壓迫則占大多數。曉莊同學，非家境困難，即遭意外挫折，經濟類多窘困不能自給，故有勤工儉學會的組織。其始念雖在於金錢之微，然其意義則甚廣大。我們認該會的發起，於中國學生界前途有莫大

的光榮；能爲中國學生界闢出一條新生路；能養成青年獨立性；能改變中國學生界公子小姐的腐敗習氣；能養成青年做工的習性，痛改積習成風的賤視勞工，羨慕不勞而獲的惡習。我們覺得這是改變中國學生界風紀的先聲，也是履行一種工讀主義。歐美各國雖已行之甚久，在我國却是破題兒第一遭呢。」

該會除包做學校土木工程以外，並有編織，縫紉，烹飪，印刷，工業化學等工作。那牛棚，浴室，和小學及幼稚園的操場，都是勤工儉學會裏的成績。

學校是社會的中心：學校有生氣，社會自然也有生氣。教師是改造社會的靈魂：教師有蓬勃奮發的精神，學校自然會滋榮發展，社會自然會繼長增高。小學生是學校的主體，是社會的中堅，倘然個個小學生有豐富的生活力，有健全的思想力，學校自會煥發，社會自會進化。我們不要嘆息！我們來培養一般有思想有能力的小學生；我們來創造幾個活的學校；我們來改造幾個活的社會。我們希望天真爛漫的小學生吧！在未來的前途。

作工八點鐘

五一勞動紀念節，到了這天，各工廠多停止着工作，去紀念這個節日，表示工人得到的勝利。因此一般學校，藉了這個機會，也揩油放假一天，究竟有沒有深遠的意義？實在不敢問聞！

我們爲紀念勞動節，爲了解工人的痛苦，爲求體驗三八制的得當與否？便決議在五一這天，繼續的作工八小時。

曉莊的道路太壞了。每逢下雨，溼滑難行，便利用了這個節日，大家倡議担石築路。在曉莊的人，無論誰，都要加入工作，先分開了隊，指定了地段！於是開始工作了，許多人在體驗勞工的生活了。

石子多在半山，有的嵌在泥中，有的丟在荆棘叢中，有的在澗邊，有的在山坳，大家便拾在一處，堆起來。有的用畚箕獨自去挑；有的用担兩人槓；也有的用鐵皮畚箕搬運，哼哼哈哈的呼聲，抑揚而合奏着連續不斷。

「呀！痛呀！」不知誰被荆棘刺戳破了手，驚惶的喊着，血從皮膚裏冒出，殷紅火赤，充滿了生活力，點點滴滴。直到橡皮膠黏住了傷口，依舊工作着而不稍減殺。因為許多勞工儘流着血而不敢聲響呢。

「絆倒了！快攙起來！」有人偶不小心，被當路的石塊絆倒了，大家便把他攙起來，額角上已經突起兩個大瘤，青裏帶紫，怪怕人的。跌倒的人笑了一笑，拿着東西，放開步又走了。

汗躍躍然從毛細管滲出，直濕透了外衣。一面工作着，一面揩拭着，工作得愈努力，揩拭得愈勤；汗流得越多，工作得越起勁。化錢容易流汗難，我們不能不替流汗的人想想了，在這個時候。

太陽無情地發出強烈的光輝，直射在我們身上，增加了大家的熱力。風一陣陣的吹拂過來，帶着了熱氣。外衣脫去了，內衣脫去了，祇穿着汗衫；長褲脫去了，祇賸了短褲；襪脫掉了，祇套上了一雙破鞋。這樣，實在是澈骨的勞工化了。

時間一秒一分的過去，疲勞也一秒一分的增加，精神也一秒一分的減少，上半天結束，

許多人喊着腰酸，背痛，脚鈍，手麻，真有力不勝任的苦楚。

石子一堆堆的積起來，路旁滿佈着，四角三稜，方圓畢具，大小雜呈，整天的勞工的代價，便是把許多石子從山上移下，而得欣賞着自己的成功。身體雖然勞乏，精神雖然萎頓，但是成功的歡欣，却在心頭和眉間活躍，真有無上的光榮。以後無論是暴風驟雨，路上好走得多了。我們不竟唱起勞動神聖的歌來。

八小時的工作是非常勞苦的。常坐在書室裏的先生們決計體驗不出其中况味來，我們經過了這次的大流汗，真正感覺到我們應當給些同情於做工八小時以上的人了。

書本上的智識，究竟夠用了不能？一年年社會上添出許多高等游民來，教育者注意到沒有？他們識了幾個字，會讀了幾本死書，在社會上有沒有貢獻？能不能生活？告訴你吧！書本是靠不住的東西，請向實際生活的路上去找材料吧！

廚房和廁所

假使你到過曉莊，參觀過曉莊的一切，連廚房和廁所多到過；或者竟在那兒吃過一餐飯，同時撒過一次尿，那麼你定會覺得生活太簡陋，設備太簡單，樣樣不合你的尊意。樣樣要想法改善。

不錯！曉莊應當改善，應當革新的事，何止廚房與廁所哉？曉莊天天在改善，天天在革新，現在的生活，現在的設備，已經高過了從前許多了。閱者如其願意知道一些野人的生活，那麼請看下去。

大約十六年五月裏，曉莊小學僅有的四間茅屋，已經落成，在我們覺得非常歡暢，因為可以住在自己的屋子裏，不必寄簷下了。於是在黑墨營及農家住著的，都聚在一室來了。論睡，則有草鋪；論看書，則有長方桌一張；論工作，則有木工具和農具等東西；僅僅難解決的，便是吃飯問題。簡單些說，便是廚房問題。沒有廚房，便燒不熟飯，飯不能燒便要餓肚。於是我們使借在陸家，把他們的灶暫時借用一下。

「真討厭！把湯罐裏的水又滔去了！」

「水缸裏的水又用掉了，灶上弄得骯髒不堪。」

房主的漆黑的臉，發出兇惡的神情，兩顆滾進骨裏的眼球，閃着怨恨的光，嘴掀起了罵著。

自然引起他的討厭，我們借用了好久，而且人多嘈雜，低隘的屋子裏，怎好有許多人在流動著。

「我們今天自己來造一座廚房吧！省得受氣。」

「校舍後面的高岡上可以建築。」

「好！贊成！大家努力。」

一切的事情在我們眼裏很困難，同時也很容易解決，做一個廚房，挖一口小灶，有麼什麼難處？

却是火般熱烈的夏天，樹枝很安靜的睡着，蟲也伏在草裏不敢動彈。深碧的空天，微有幾絲白雲；偶而有一兩聲的蟬唱，從遠處傳來，帶著喘息的情調。

擇定在山坡的一角，依著形勢，大家努力的工作了。每兩個人分成一隊，每隊繼續工作一小時。拿著山鋤，向挺硬的土塊上塏，拿著泥刀，雕築灶洞。大家總得滿頭臭汗，筋疲力盡方歇，而我們的呂先生更勇敢的工作著；不息的指導同學做。半天之工程，已經解決了十幾個人的生活問題。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自己的事情總得自己幹，靠人不是中用的。

一日，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了。而且風狂雨驟，輪值煮飯的弄得如落湯之鷄。早飯費了二小時，纔沾泥帶水的煮好。因為土灶的上面，祇用帳蓬覆蓋著，所以遮不住風雨。午飯後，天稍霽，大家要籌一妥善之計，便決定蓋一草房。於是分工協作的幹起來了。

大家都穿上草鞋，捲起褲管，撩起衣袖，預備了鋸子，斧頭，鑿子，開始工作起來。叮鏗鏘的先把四根柱子，一根正樑做好，於是架好了插進泥裏，上面覆了幾層麥桿，粗粗的完工，大約費了兩個鐘點的時間。

於是我們的廚房便行起落成典禮來。那天的飯，燒得格外香嫩，青菜也加些味兒，大家微笑着慶祝勝利。

大約在九月裏，黎宮的左邊山坡上蓋起兩座蘆蓆棚，其中的一座，便是我們的廚房，比

往時的擴充了四倍。灶也是土磚砌成而不是土掘的了。燒菜的是一座煤爐。旁邊還有一口碗櫃，雖然四根櫃腳，已經爛去其二，櫃門壞去其一，但總是聊勝於無，比從前完善些。煮飯燒菜，再不要受苦，斜風細雨也有遮蔽了。

現在那座做三間的廚房，有四個鍋爐，能炒菜，能煮飯，又大又寬，四口水缸備着清水，碗，鍋，鏟，匙，略有設備。所以貴客蒞臨，也能調出幾味；狂風驟雨，也很安然的可以煮飯了。這座新廚房——非常簡陋的新廚房，還在一周紀念那天行落成禮的。在沒有新廚房之前，却有許多變遷，是諸位所意想不到的。



進之應當談廁所了。真無聊賴！連廁所也要入文。似乎是不尊敬可笑的事，但是爲存史料計，不得不使我寫下去。爲貧懶計，我來介紹葛尙德兄所記那時的情形。

——似乎有一種需要，緊隨着同學們的背後，引起同學們的不安。於是團聚在一處商議，想滿足這個要求。——廁所問題。

勇敢的同學們，一齊掙起鋤頭奔往校舍前桃樹叢中去了。樹蔭密密的蓋不住灼熱的輝

光，直射到許多人的臉部和身上。

「杭育！杭育！」同學們在一聲聲的呼喊同時舉起鋤頭，在鋤頭與泥土相碰發出一聲沉重的撞擊聲後，堅硬結實的泥土便瓦解了。

一小時後，桃林的一角發現出三個圓形的精緻的窟窿來。

汗珠點滴在同學們面部髮際，沿著鼻眼間的凹痕向頸項間匯流，終於給衣領吸收住了。他們面部緋紅，周身露出豐滿堅實的肌肉。一些沒有退縮，非常的高興從事着扛肩各物，像：蘆蓆，柱子，稻草等。

掘了幾個小小的深潭，將柱子裝在裏面。於是大家一齊起來架那中間的橫樑。橫樑是一根松樹，表皮作深褐色，異常粗大。大家感到困難，乞援著的呼喊：「這樣沉重呀！」

我們的呂先生，披着黃色的短衫，頭髮蒙滿了灰塵，額上流着汗，大踏步的走來加入我們的隊伍。「喝！呂先生喊了一聲，他的粗偉的手臂已把橫樑撐起來了。」

同學們齊聲笑起來，愉快充滿了周圍的空氣。

蘆蓆披在木架上，一座廁所造成了，漂亮地站在我們校舍的近旁。

以上是尙德兄記載的從前的廁所，現在的是雇了工人做的，似乎很精緻，比了從前的。



確實的；我們度的是野人生活，簡直是簡陋，草率，很不可形容。誰沒有受過貴族教育的洗禮？誰的家庭不是過的較好的生活？誰的心上不想舒服愉快？但是，閱者能夠走出溫和的家庭，離去山珍海味的肴席，親自到鄉間去走走，恐怕沒有飯吃，沒有屋子住的人真多呢，會出你意想之外。

諸位讀了我的記載，請你不要皺眉頭，不要代叫苦，我們的生活自己會改進的，用不到你憐憫！鄉間有一般啼飢號寒的人真需要你的幫助。請你別在辦公室裏叫口號，喊革命。我們來切切實實爲農民做一些事吧！

土匪來了

『聽！靜聽！好像槍聲。』一位同學叫喊着。

這是如何可驚的一個惡消息，立刻把談笑聲戲謔聲低下來，宿舍裏頓成了忙亂慌急的狀態，方才入被的人，連忙裹了衣服，拔著鞋，衝著寒到外面去靜聽。

砰……砰……的槍聲，很亮響很逼近的衝破嚴緊的空氣而傳入我們的耳膜裏來。我們被槍聲壓迫得身心越變越小了。宿舍裏呈着陰森森的現象，什麼東西多變得兇惡的樣子，連親切和暖的被褥，也作怪得可怕起來，而一盞充滿了幽暗死氣的燈照得格外淒清。

犬狺狺的叫聲，呼救的人聲，和可怕的槍聲，聲聲相應，打入人心，心底恐怕愈是緊張。

『土匪來了，我們不必奔逃，大家在一起。』

『他爲什麼要做土匪，不過小了些錢，我們給錢充足他們的慾望就成啊。』

『最怕是擄去，擄去的生活太難堪啊。』

『要擄一同去，同去辦土匪教育。』

『把土匪教育辦好了，但是土匪的身子已要餓死吧！』

零亂而複雜的聲音，雖然大家談得高興不過總帶些顫抖而緊張的聲浪，一個恐懼的思念湧上來，一個慰解的思念落下去，一起一伏，好像槍聲的一高一低。

不好了，大路上起了人聲，人聲：或許是土匪的凱旋歌吧！或許是來掠劫我們吧！或許是向我們示威吧！喔！『或許』兩字是神祕的語調，是個恐懼的源泉，是驚人的語音。被『或許』動了念的人，好像土匪的槍，已經對住了胸口，窒息得異常昏悶，呼吸也異常緊張。

韓先生首先領女同學走，我被『或許』迷住了心，格外覺得恐慌，於是謝君和周君拖了我就走，走向後面的山上去。

『誰！』一個高大雄偉的黑影，從屋角轉出。

『呀！』大眾攝於這個聲，不敢走動，身體抖慄起來，血液也凝住而不流動了，心收縮到不能再小的地位。大家驚惶的衝出一聲短歎，很慘悽的。

偉大的黑影，移向前來，他的衣服是鬆解開的，腰裏束着一條繩子，手裏拿了一把雪亮

土匪來了

的斧子。我們很害怕，覺得眼前的道路，已經被什麼東西堵塞了，前進不行，後退也不能。

借着閃爍的星光，看那來人的輪廓和面貌，直到近前，大家不期然的叫着：『喔！原來是呂先生。』我們的心也緩弛了一些。

『土匪來了嗎？你們走到山上去暫避』，我們的這位老人家，轉動他手中的斧，勇敢的剛毅的走向工作室裏去。說話帶着雄壯的聲音。

一場虛驚過後，我們便向山上走。寒夜山遊，這種風味，確是第一次。在我回憶上，祇有甲子蘇奉之戰，我住在濱江的家鄉，聽說齊軍從江陰退下，那時恰巧陰歷新年，大家正沉浸在快樂歡娛的環境裏，驟然聽到這個可怕的消息的，不得不在清晨的寒霜裏奔向一個小村莊上去暫避。還有一次是在燕子磯，被一半的事實，一半的謠言所恐嚇，想暫避兵匪的襲擊和土豪劣紳的侵害，所以在一個薄暮，霏霏春雨，微微和風的時候，奔向曉莊的農家過宿。除此以外，這夜的恐慌要算生命史上重大的事情了。

冬天的山，除掉有些青松翠柏點綴外，不見那生機了。亂草和荊棘，已經給樵夫割去了，祇留着堅硬，挺拔，銳利如刀的根頭，雜在一顆顆三稜四角，鋒芒如劍的石子裏。我們

逞着寒光，爭向那崎嶇和雜亂的山路上爬。後面像有一羣土匪荷槍實彈的追來；至少有一個土匪跟着。

顫抖着，戰慄着，驚恐着，寒冷着，匆急的神情，蒼惶的氣色，各人表現出各人的憂慮，驚疑，悲哀。

風吹在枯敗的草上，吹在青綠的松葉上，吹在萎黃的草上，吹在我們的身上，颯颯簌簌的發出可怕可厭的反響來。脚下又難走，嘴裏喘着氣，各人已經把驚慌消失在疲乏裏了。

『喔！停一會吧！』

各人好像忘去了恐怕，都站立着休息，似乎沒有聽見過下面的變卦。但是一到回復了疲倦，恐怕就襲來，依舊向上賈勇而走，走！各人雜亂的走！

——當心慢慢走着！

——不要恐怕，大約沒有事的。

——走好！當心跌倒！

你安慰着我，我安慰着你。但是大家在爭着走，大家表示出十分急促的神氣，大家喘着

土匪來了

氣，大家的聲音顫抖着。你安慰我，我安慰你。一方是替自己解嘲，一方是爲自己換一口氣，一方是替自己表示出還有些勇敢的精神。其實，土匪的聲音尙未聽到，而先作脫身之計者，其勇亦不過爾爾。

穿過了松徑，山路愈是傾斜，亂石布道，更難行走。龐大的巖石，疊臥在道傍，都顯出猙獰的兇相，好像吞人的虎狼，好像有槍的兵匪。

立在山巔，眼前的天地比較的擴大一倍，電燈光閃爍在城中和下關，表示牠的光下有尋歡作樂的人們，有醉飲飽食的人們，有高歌低吟的人們，有安閒幽適的人們。我們立在寒星的光下，黝暗的，驚悸的，顧慮的。我們吸着新鮮空氣，覺得神清氣爽。除掉城中和下關的電燈照耀着，東北二面，僅被星光劃出一個輪廓，那崇巍的紫金山，韜翰的揚子江，也隱在一層極薄極淡的光裏，看不出偉大的現象來。

山風凜冽，我們坐在巖石上，似乎覺得冷了。於是整隊下山，好像戰敗的兵士，簌索的退回營幕裏去。

曉莊的小動物

「曉莊的朋友太少了。」有人這樣說。

不是在犁宮前有一付金字的對聯麼？寫在黑漆的柱上。是：「和馬牛羊鷄犬豕做朋友，對稻粱菽麥黍稷下工夫」的聯句。

一天，楊先生從燕子磯抱回來一隻又胖又黑的小狗，兩個耳朵豐滿的掛在兩臉；四隻腳很矮；兩個眼球疊出，骨碌碌的對著人轉。這便是「小柴」了。現已成半老，還在曉莊住着。我們於是天天逗着牠玩，給東西牠吃，和牠到山林裏去奔跑，牠很和愛的在我們膝畔奔來跳去，做出依戀的情狀來。

牠很盡職替我們守夜，偶然有個陌生人經過，便雙目瞪視，汪汪的亂吠起來。



五月裏吧！楊先生從鎮上買回來十幾個鵝鴨和鷄，捧在一個籃子裏。大家非常高興，你爭我奪的都想要：你幾個鷄，他幾個鵝，別人又拿了幾個鴨去，吵了半天，才論定了那個屬

誰？這個屬誰？

校舍的左近，挖了一條溝渠，四圍不過五尺的地步，裏面放進了水，就算做鵝鴨的池塘，唯一的樂園，成天的鴨鴨鵝鵝的叫著。

柔軟的羽毛，細小的身軀，有的是灰白色，有的作深褐色，也有的是黑色。有的在池塘裏拍水，學着游泳；有的在沙灘上曬日，躺開翅膀；也有的在草地上頑耍。這些可愛的脆弱的動物，我們固然對着牠們歡愛，同時翱翔在空中的老鷹，也乘空來奪幾幾個去，做牠的點心。

一半的同伴已犧牲在猛鷲的鷹嘴裏，一半的同伴漸漸毛羽豐盛，身體強壯，鴨鴨鵝鵝在大池塘裏游泳着；非常健強了。



農忙的時候，牛大哥便踏到了曉莊，替代了許多的人力，幫助了我們不少的忙，應當向牠致敬，應當感念牠。

牠從一個農家賣到曉莊，身體很健壯，拉着犁走，泥土在犁頭上簌簌的分隔，我們才能

開始工作，翻平泥粒，做好畦間，播種植物。

天天吃着稻草，有時嚼着豆餅，養息牠的身體。在寒風凜冽，雪花飛舞的天氣，牠伏在屋裏戰慄著，情形非常可憐。



儀壽兄買了兩隻羊，一是雄的，一是雌的，大小肥瘦，都差不多，而且是一樣的白色。牠們雙雙對對，時常在青草裏隱沒，嚼着草，有時和鳴著，唱着可愛的戀歌。

在一個冬天，小羊從母羊肚裏誕生，一共是兩個，軟綿綿的非常可愛，引動了同學的好奇，聚着圍觀。但是這個可喜的信息，却造成了悲哀的結局，不知怎的引動了豺狼的胃口，在另一個晚上祇聽得慘痛的號叫，把兩個白嫩的小羊刦去了，第二個晚上，連母羊也奪去，祇賸那可憐的公羊，在夕陽西墮的時候，號着鼓盆之歌，動那西河之痛，非常淒慘的，



還有兩條豬，關在低隘的茅屋裏，有時也衝破了棚門，向田裏或山崗去尋食。兩耳垂着園渾肥胖的臉；長闊的鼻子時會鑽向泥裏去，有人呼了一聲，便嗚嗚的奔逃了。

曉莊的小動物

最後，我們應當說到驢了。驢的生活最苦，每天要載着一位指導員到各個中心學校去奔跑，從和平門，黑墨營，萬壽菴，三元菴，吉祥菴，來回走一轉，差不多有二十里路程。

牠的性情比較的很溫和，不像人說的「刁驢子」，專揀狹路上走。專在樹旁經過，有意在河邊搖晃。牠走着均勻的步調，也不驅馳，也不徐緩，鞭牠一下，就振動一下，跑得有些。所以誰都愛牠，誰都願意騎牠，可是牠就非常勞苦了。

牠的毛色是帶着灰褐。兩耳高聳的豎起，走路的時候，時常掀動著。四個蹄子，瘦削而且挺長，但是非常有勁，

曉莊的小動物非常多，牠們都能增進曉莊的樂趣，都能點綴曉莊的環境，都能替曉莊的人負一部分責任。是的，要是你親近動物，並不存污穢骯髒的心，你便可得到種種趣味，看牠漸漸生長，漸漸肥大，心中非常喜歡。

生物組裏有許多飛禽，養在籠裏，各色各樣，花花綠綠，五彩斑斕，不特能供我們的研

究，而且還能給我們的美感。就是那毒蛇，也安置在一偶，養着做標本。曉莊的生物環境，便是曉莊的生物組研究的對象，並不斤斤於幾種死標本，這也是我們和別處不同的研究方法。

學校裏的教師，不過是個指導者，並不是個布施者，是傳遞經驗者，並不是個給子者。兒童有自個的天才，教師常給他們適可的指導，相當的傳遞。倘然是一個良好的教師，那麼他便是兒童的良好伴侶。我相信課室裏所傳授的書本智識，決不能付實際生活；所以教師不應該給學生一段偽智識，應當給學生一套活能力，使他們能應付實際的困難，解決實際的問題。

曉莊小學的幾個蛻變

師範學校應當以小學爲中心；鄉村師範應當以鄉村小學爲中心。不過鄉村的環境不同，有好有壞；學校的設施也隨之不同。曉莊學校除特約燕子磯堯化門兩個小學爲中心小學外，自己曉莊創立一所。以曉莊鄉村社會的環境：民智鄙塞，人民困苦的情形，確可代表中國的多數鄉村。

曉莊小學比師範部早開學，有二十多個人，得了地方上人士的幫助，才破除了部分人的懷疑「洋學堂」的觀念，把兒童送進校裏來。

首先借的長生菴，長長的三敞間房屋，正中有一座佛座，左邊也依着牆壁砌着佛座，幾個泥塑木雕的像，斑斕剝落，顏色都褪掉，露着烏黑的泥土，東倒西歪的分列着；蛛絲網住了頭臉，有的眼睛已閉着，假定有靈，恐也分不出清白來了。一個破角的香爐，配着兩座燭千，似乎斷了香火好久了，兩邊柱上貼着紅紙的對聯，正中是「四大皆空」的橫額，也是紙寫的：大約神而不靈，所以弄得破破碎碎了。在佛座前有三十張矮桌，二十幾個小羅漢坐著。

鼻涕拉到嘴，臉黑油油的，頭髮亂鬆鬆，也有的小辮子屈在肩背上。花布衣服，青褲子，腰間還有一條帶子束着。

這種簡單的學校，黑板祇有一小塊，就放在地下；祇有一張四方桌子，算教員的辦公處和寫字檯；櫈子也沒有，祇有一座方框的木板，不過半尺闊的。一切用具；筆，墨，硯臺，紙張，鬧鐘，粉筆等東西，裝裝恰好一提籃，指導員天天的自借宿的人家拿到學校，課後又拿回去。

後來，曉莊小學的校舍落成，被我們占住了半個多月，因為師範部的校舍還在興工動土，無處可棲。小朋友們祇得忍耐著，直到六月十六日才搬到新校舍裏，正式行開學禮，那時的情形，我把季雪雲兄所記的介紹給諸位：「小學的校舍，是朝南新造的茅屋四間，靠東一間還是暫時做了，曉莊鄉村醫院。只有當中兩間放一個單級教室，西邊一間做預備室兼會客室，至於佈置和設備，却是條條有理，且還適合鄉村實際生活。那教室的土牆上，有陶知行先生寫的小學校訓，是「雙手萬能」四個大字，兩旁邊有一付對，聯曰：「和馬牛羊雞狗豬做朋友」是土豪劣紳軍閥的對頭。」

當要行開校典禮的時候，那些從來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天真爛漫活潑潑地的小朋友們，都走進禮堂來——就是教室。接着就有來賓，小朋友的家長進來。還有小朋友的朋友——放牛的，牽羊的，割草的，措籃子的，拾麥穗的都暫時去安置好他們自己的牛或其他的東西以後進來了，因為剛才下了大雨，所以這許多小朋友的朋友們，沒有一個穿着鞋子的。那身居主人地位的小朋友們，也是個個赤脚的；小朋友的家長們，也是個個赤着脚的；就是小朋友們的先生，也有的赤着脚的；還有小朋友們的未來的先生——試驗鄉村師範生，也是個個赤着脚的。『這種情形，煞是好看！』

搬過新校舍後，氣象一新，不像在廟裏的境界了。那時大家便輪流的去實習，去找各項困難的問題，凡是自己不能解答的，便提交小學設計研究會去討論或請人研究。這樣，我們所學的，便是所教的，也便是所做的。問題愈親切，求知的心也愈切近；學的固有所用，教的亦有所循，便是真實經驗，真實學識了，

現在的曉莊小學，精神多麼飽滿！這便是大家努力的結果，也是試行中心制的成績。關於曉莊小學的詳情，自有別處記載，不在這裏曉舌了，這裏不過表出幾個蛻變的形迹來。

一封家信

吾親愛的爸爸和媽媽！

吾居然能不肯做而出於你們意料之外的事了。同時了解了痛苦和快樂。現在來告訴你們：

盛暑的太陽，什麼人都感覺到他的威權的，不過感覺兩字，藏下了不少的階級，富人感到的的是電風扇下的熱，平常人感到的的是屋子裏的熱，像吾以前感到的的是柳陰中的熱，真真切切感到太陽的熱的，祇是在田裏工作的農人。

每年暑假歸來，當你們背了鋤頭，挑了畚箕，走向熱烈的太陽底下的自己的田裏時，吾很自然的，很適意的，很平安的坐在濃蔭匝地的柳樹下，經搖葵扇，高詠詩歌，多麼舒暢和涼快！日暮崦嵫，你們從田裏歸來，火紅的臉上還拋着汗珠十分地疲乏和勞苦，不過在吾總沒有了解和感覺到什麼！

今天，吾方才十二分的感覺到太陽的熱烈，十二分的了解農夫的痛苦，十二分的明白你

們的劬勞，十二分的懺悔自己的罪惡，十二分的知道以前的教育的不當。

笛聲不住的叫，我們都背了鋤頭，走向田裏去工作，這時恰巧午後一時許，太陽異樣地炎熱，發出強烈的光度，直射到大地上一切，我們很勤懇地熱烈地從事工作，指導員往來指點——怎樣翻土？怎樣做畦？怎樣下種？……我們目領手會，不住的向前鋤種。無情的陽光從吾的粗糙的草帽上，灰色的制服上，直透到我的雪白的皮膚上，細小的汗粒，從毛細管裏擠出，一顆顆浸溼了制服，一顆顆又被太陽曬乾。太陽依舊射來，汗珠依舊拋滾，制服依舊浸溼，我的背上好像燒着一盆熱烘烘的炭爐，我的全身好像浸入沸騰的水裏，風又吹不來，皮又剝不下。額角上的汗，匯集了從鼻的兩邊淌下，經過下額，方才滴到地上，泥土滲進了汗，立刻融解開來，分成無數小塊。有時汗珠流過唇邊，嘴偶而一動，直向嘴裏拋進，舌上立刻感到一種鹹酸的苦味，吾就嚥入肚裏。呀！這是吾第一次嘗到自己的汗味，也是我第一次勞動的代價，吾應當怎樣的領受？

吾已經勇敢地，在熱烈的日光底下從事工作了，已嘗到勞動者的痛苦和疲乏了，已經感覺到世界上最可尊敬最當感激是終歲勤動，手足胼胝的農夫了。

這個可喜的信息，你們必定很願意聽的。

著者按：大約炎夏吧！火般熱的太陽在空中掛著，風片也沒有，坐在柳陰底下輕搖葵扇還嚷著熱，汗撲簌的在額上滴。可是農時到了，田裏再不種東西，便要荒蕪了。於是大家祇好拿了農具到田裏去工作。我深深的記得，這一次給我的感動最大，也是生平開端一次感到勞動的痛苦。事畢後，便寫了一封家信，寄出沒有；現在已記不得了，可是這個印象，總要保存著，永遠底。

教育是建築在「愛」字上的。教師應當有和柔的態度，溫雅的禮貌，真摯的心靈，善良的性情。——他愛一切！愛天真的兒童，愛活潑的學生，愛蠻橫的孩子，愛懶惰的子弟，是他接觸的，他都愛他都能以「愛」去感化他們，都能把他們包在「愛」字裏。於是，教育纔能收過量的效果，而費些微之心力。

悲哀吧！

或者你看了我的書會皺起眉頭，似乎替我們憂愁，因為這種生活，未免太苦一點：生活的簡單，環境的惡劣，操作的過度，種種不能使精神舒暢，興趣濃厚。閱者：假定你是這樣想，那麼你錯了！讓我來寫幾件事實，證明我們的樂趣。

我們規定星期五的晚上，開娛樂會，娛樂會的方式既不定，娛樂會的人數也不定。次次的娛樂會裏，總有許多村民加入，有帶着鬍鬚的老頭兒，有頭髮花白的老婆子，有抱着孩子來參加的婦人，有女孩，有男子，他們趁着這個機會來看我們的娛樂，同時他們也來參加各種的表演。有的會說故事，有的會唱田歌，有的來拉胡琴，有的來吹笛子。嘻嘻哈哈，大家在一塊兒圍聚着，大家在一塊兒娛樂著，要是你逢到這樣一次的盛會，你會微笑著，覺得村民未嘗不想娛樂，未嘗沒有娛樂的方法，不過沒有人去提倡，沒有這種機會給他們吧了。

像我們，無論男同學女同學，往往做出非常快樂的玩意兒來。有的裝做五六歲的孩子，唱着幼稚園裏的歌，踏著孩子般的步，表現出孩子般的姿勢，引得全場哄笑。有的裝着時髦

女子，唱着甜密的戀歌，常常擺動他沒有曲線美的臀部跳舞；也有的扮着老婆子老頭子講愛情；也有的唱着家鄉的特有歌曲，嗚嗚咽咽；也有的奏着幽揚的歌曲。真是各盡其妙，各盡其藝，自樂而樂人。

有幾次玩的是特別玩意兒，便是比賽挑糞比賽挑柴，比賽身體的輕重和長短。誰挑的多？誰跑的快？誰的身體健強？誰的身體衰弱？誰能勝過村民？誰好就獎誰？我們的娛樂方法很多，不僅爲自己尋歡，却還要與人同樂。

在我們的團體裏，沒有尊嚴的教師的臉，沒有「少年老成」的青年，沒有「士」「農」階級的分別，尤其在娛樂的時候，大家同着表演，同着談笑，一絲沒有界限藏著。所以指導員與指導員，指導員與學生，學生與學生，指導員學生與農人，都能諒解，都能坦率的相處，快樂則同享，憂患也能同分了。

往往於工作之餘：有的在工場裏；有的在農田裏；有的在路上；有的在宿舍裏；有的在山麓；有的在水涯。或是晨曦初展，旭日高升的時候，或是飯後閒暇；或是在斜陽渡嶺，晚霞繡天的時候。也有坐着；也有立着；也有走着。於是談着，笑着，唱着，叫著；一對，三

個，一羣；不分是男女老少。

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不知誰提議著說：「我們每天晚上吃飯的時候，大家說個笑話，助助消化。」從那天起，兩個月以來，便輪流的說笑，滑梯突稽，不覺噴飯。無論是指導員學生和校工，凡在一個膳堂內吃飯的，便要輪到一次。青菜當前，豆腐在席，目視，耳聽，嘴動，手運，真合在一起。甜密密地了。

一個小學教師，尤其是鄉村小學教師，應當有：農人的身手；健康的體魄；科學的頭腦；藝術的興趣；革命的精神；慈母的心腸；纔能改造學校，改造社會，倘然沒有這種能力，那麼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在他的事業的立腳點上說。

曉莊歌舞

曉莊的歌，現在已有十餘種，舞當然隨着歌而變化和增多起來，不過這都是田野之曲，田野之歌，田野之舞，並不能在幽揚的鋼琴聲中，華麗的跳舞廳上開演的。祇能在農隙工罷，或者攜着鋤頭，執着鎌刀，挾着鋸斧，一面唱起來，一面便舞起來了。都市裏的官，紳，商，公子，老爺，以及太太，奶奶，小姐等要尋快樂，鄉下人也應當作樂一下。自然其中總有些不同的所在。孤侶曾經做過一篇小文，描寫既歌且舞的情形，諒來諸位是很高興看的，那麼寫來了；

『在北岡山上的松林深處，隱約的顯出紅褐色古墓形的茅屋頂。日沉西山，夜神降臨的時候，罩在松梢林表的乳色的暮氣裏，悠悠的浮出幾曲清歌，亦間或從樹隙間發出幾道閃電似的亮光，鏈刀舞和鋤頭舞開演了。』

歌辭是陶知行先生依照曉莊山歌曲調作成的，字裏行間，充滿了『三家村』的風味，聽慣了所謂『雅樂』『妙歌』的人們，我想是不會順耳的。不過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為他自己

高大哥

在有趣味的的生活裏，請你別忘了我們的高大哥。他增進了我們許多的樂趣，喚起了我們許多的童心，他是個「真」「誠」「樸」「實」的人，倘然你願意知道他的事跡的話，請你耐着心看吧。

他是徐州府人，我和他相處了一年，究沒知道他的大名，冠字和雅號，當然更不知道，或者他也沒有請碩士名人選擇過，和向書本中尋一個雅緻，堂皇，吉利的字來贊美自己。並且他的話太近於俚了，當我問他的大名時，總聽不清楚，又不像這，又不像那，他又不曾執筆寫字。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大家祇以「老高」呼之，以後便改呼為「高大哥」。

「高大哥」三字有來歷，校長請假到河南時，在輪船上想起了曉莊，想起了曉莊的同學，更想起了我們的高大哥，於是做起詞來，寫他的離愁別恨，對於曉莊的一切的眷戀。

別淚

無語淚汪汪，

湧出愁腸。

千珠萬滴付長江。

誰在磯頭汲去了，

挑到曉莊？

✽

✽

✽

洗手作羹湯，

無限思量。

此中滋味不尋常。

寄語「愁人吃不得，

要斷人腸！」

詞中有高大哥藏着，因為他是我校唯一的校工，天天要幫着我們挑水，燒鍋。所以校長在做詩之餘，餘情裊裊，就抽出筆來寫一封長信給高大哥，約有三百多，字數總在千個以上。當一位同學揀了信去送給他的時候，他非常驚疑，以為同學和他鬧着頑，不敢相信是校

長寫給他的，後來經人解釋了，才央人念給他聽。信的開端，就寫着「高大哥」三個大字，他聽了微微的笑着。說不出的舒快在他心中。自後，他藏着信，要是你和他談着校長，他就從內衣的袋裏，掏出一個紙包，解開信封，雙手就捧給你看，同時他臉上顯出微薄的笑痕，是心中充滿快樂壓不住的餘波。

高大哥來和我們同住，却是最困苦艱難的時期，在他沒有來之前，曾有一個「老陸」，後來他經不得苦，便回他的老家去了。高大哥和我們相處了一年多，却沒有叫過苦，他却是在曉莊的獨有人物，我們應當紀念他的價值，他的精神，他的堅固不拔的志向，跟着我們在荒山中開拓，在鄉村裏工作；在艱辛中度日。

他却會使你失笑，當你看見他的時候。他的身軀真肥胖，胖得乳頭隆起，像少女般的高聳。一個大肚，好像坐在大寺院山門前的彌陀佛，突然的挺着，一根布帶束住了褲帶在肚臍下面。要是在夏天，便會看見他一身黃黑帶黑的皮包着肥壯的肉。在冬天麼，那麼一件粗厚的布棉襖穿着，中間用根繩一束，上面兩個鈕扣總不扣住，胸膛老是顯出。下身穿上一條青藍布半舊的棉袴，袴管用稻草紮住。腳上穿的是一雙草鞋，也有一雙黑的毛線襪穿着。他的

臉實實在在的可以裝在彌陀佛的頭上，或者有不曾塑像和雕刻的人想造彌陀佛像，那麼儘可請高大哥去做模特兒，包你會使得人人叫好，個個贊美。我們看他兩頰的肌肉實在飽滿，許多的笑容在裏面藏着。他的眼睛，帶着媚態，眼珠黑晶晶的可愛，笑的時候，眼皮會成一線。鼻子時常紅紅的，兩個竅孔前，老是溼溼的不乾。一張闊嘴裏安排着一副黃板牙，雖然他天天用一枝破牙刷刷牙。頭髮和額下的鬚鬚要兩個月纔剃一次，蓬蓬鬆鬆的好像荒山上的亂草。天真的高大哥，祇要一閉眼睛，便會在我的眼前活躍。

高大哥絕早起身，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他就在燒鍋了。火熊熊然的在灶門裏騰躍，他敲着鐵叉嗚嗚然的唱歌了，也有是他的家鄉的小曲，也有的是鋤頭歌或鐮刀曲，雜亂的唱着。吃過早飯後，便挑着一對筐子，上街去買菜，他嘴裏不停的唱去，立刻就不停的唱回來。兩筐子的青菜，蘿蔔以及豆腐，油，鹽，醬，醋等東西。放掉筐子，便挑着桶去擔水，一缸水挑滿，便忙着燒鍋了。若是你輪到煮飯，那麼他便會和你說東問西，指南講北的上下古今亂談。

「高大哥買糖吃吧！」當他走過商店的前面，有人說。

「好」！他昵了一眼今天新從城裏販來的糖果，有的粉紅，有的碧綠，也有的用五彩的紙包裹着，他着實被引誘了。

「吃可可糖還是薄荷糖？吃陳皮梅還是山楂糕，吃……」賣糖的看着高大哥的手伸進裏衣的袋裏便問着。

「這三個，那五個，那……」他說不出糖果的名字，向顏色美麗的糖果，用手點着，不問是甜，酸，苦，辣。

「高大哥今天請客了！大家來吃糖呀」！旁邊的一個人說，大家從自修桌旁立起，圍到商店門前。

「唯！唯！」高大哥祇得笑着分給各人吃，在大衆感謝聲中，他含着一顆糖，津津有味的走開了。

學校 開辦一所民衆夜校，招收附近不識字的農民來讀書，同時灌輸他們些普通智識。高大哥便是其中的一個，非常用心的認字，練習，時常捧着書本，啾啾的讀着，有時拿了一塊石板，儘是塗着，甚而拿了灰塵在牆上去亂寫，別人罵了他，便笑嘻嘻的走掉了。遇到不

識的字，便捉住人問，「這是什麼字，教了我放你」。

冬季裏天氣分外的寒冷，大雪紛紛，接連着下了三天，大地上鋪得厚厚的一層，山林，屋宇，都蓋上一條白氈。那時，好玩的人都在操場上滾雪球，堆雪人，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高大哥蹙着到了，嘻嘻笑笑得合不攏口來。便有人招他同去玩，他正在躊躇的時候，一團雪已襲來，弄得滿面冷冰冰的，於是他加入宣戰了，拾了雪也向人擲去。立刻雪球飛舞，此去彼來，像槍林彈雨般的戰爭着。結果高大哥弄得滿身，滿頭，滿臉，滿頸是雪，笑着向廚房裏去了。

一天，有人來照我們的活動的影片，高大哥也要攝一張，他就在河邊去邀了一隻白鵝，緊緊的捧在胸前，立在樹蔭下，歪着頭，凝視着照相，露出天真的笑，攝影的人有意和他頑，左配光，右對鏡，高大哥足足立了半小時。

他學會了兩種技能，一是打檯球，一是著五子棋；時常的跟人玩，時常的輸去，檯球板五個指頭捏住，運用太不靈便；着五子棋的時候，心思又運用得太不靈敏，所以總被打敗了。接連輸了三次，丟掉了東西就走，非常氣惱；要是贏了一次，便笑着拍手了。

高大哥是我們的校工，也是我們真誠的朋友。

校工在學校裏，並不是一個特殊階級，什麼粗事和苦工都去叫他們做；甚而叱斥罵罵對於他們。這些不是應該的態度，無論是校長，教職員以及學生。

一個學校的創立，並不是少數人的事，也不是少數人可以建設的，校工是學校中的一原素，自有他的價值，自有他的任務，任何人不該鄙視和輕譏他的。

在人的立場上，也應當一視同仁，要把校工當作朋友看待，不該以奴僕相視。現在一般學生，什麼事都要仰仗校工，這究竟是什麼理由？

別矣曉莊

時間真容易飛逝，一霎眼到了曉莊已經一年半了。匆匆又要離別，心裏總有些耿耿不安！

十三個人在戰事緊張，人心恐慌的時期，有的從北方，有的從南方，有的乘火車，有的搭輪船來到曉莊。呀！校舍呢？校具呢？坐的椅子呢？寫字的棹子呢？住的宿舍呢？煮飯的廚房呢？什麼也沒有，什麼也不看見，祇有幾畝瘦瘠的田幾個荒蕩的山，幾座淒涼的坟，幾叢茂盛的荆棘。噢！曉莊是這樣的呀！幾個工人在種着麥子的田裏運土搬石的工作，這就是曉莊的基礎呀！

十三個受過「少爺式」的教育「流禮」的人，鼓足了勇氣，脫去了長袍，馬褂，解除了絲襪皮鞋，拿起了鋤頭，向爛泥潭裏去奔跑，去墾種，汗涔涔的滴，手上的泡漸漸的大，腳上的創也益發痛了！

父母的憐惜，戚友的勸慰，社會上的驚異，處處想叫我們回到安樂的道上去。而且環境

的壓迫，土豪劣紳的環攻，戰事的嚴重，處處想迫我們離去苦的鄉村教育的途徑。

不過短短的一年半，在物質上增加了許多利便，屋宇的建築，校具的設置，器物的購辦，不像從前的簡單了。在精神上；增加了五六十位新同志，給我們不少的幫助，增加了我們不少的勇氣。而且社會上也予我們諒解，給我們援助了。在原理和方法上，證明了『教學做合一』的成功，和中心小學辦法的妥善。我們所希冀的，還要望社會上繼續不斷的贊助本校的發展，及同志的繼續不斷的努力！

譬如一個園丁，或者是個農夫們！他們在烈日下，在嚴霜中，勤勤懇懇的從事他們的工作；播土，壅畦，佈種，灌溉，鋤草，施肥，經之營之，非常辛苦！但是看著那花卉或是作物，漸漸地抽芽，發葉開花，結果，他們的希望在辛苦的工作中而達到了目的地了。教育者何常不是呢？對著天真活潑的兒童，對著奮發有為的青年，應當像園丁或者像農夫一樣的出力，去栽培這些可愛的生物，或為一個有生活力和有思想力的「人」，十年，廿年，卅年後，你希望，便能顯示在你的眼前。

寫在卷尾

曉莊已被封閉，論理，此書應該捨棄了；所以出版的原因有幾：

第一我想把曉莊創造的精神保留在這本小冊子裏：一些夢想過以「教育救國」的癡呆子，丟棄了安樂的生活到窮鄉僻壤上去過苦生活；去和拖鼻涕，臘蠅頭，打赤脚的一般玩皮的孩
子廝混：去和語言粗魯，思想愚鈍，行動蠻野的農夫農婦做朋友；去住茅草蓋的房屋，去吃
淡飯粗菜，去穿短褐布裙，去做耕田種菜造房挖土看書寫字養雞捕魚等工作。這種刻苦耐勞
的創造精神，在中國的教育界上何曾見過來？

第二我想把曉莊試驗的精神保留在這本小冊子裏：曉莊從開創到封閉，無時無刻不在試
驗的過程中，對於教育的理論天天在革新，對於教育的方法時時在試驗，對於社會環境積極
的改造，對於自然環境努力的利用。所以我們不能說曉莊有所成就，因為它只在試驗的過程
中。可是這點試驗的精神便是中國教育界所最缺乏的。它能丟掉固有的成見，大胆提出新的
理論，埋頭去試驗，在中國的教育界上何曾見過來？

第三我想把曉莊的「愛」的精神保留在這本小冊子裏：曉莊是建築在愛字上的，要沒有互愛的精神，便沒有互愛的力量；要沒有互愛的力量，決不能創造事業，決不能試驗學理。大家把愛己之心推而愛人，把愛人之心推而愛事。所以一件事情要是對於大家有利益的，那麼就本了愛人之心去做了。根據這一點，曉莊的同學間，師生間，和農民間，以及與小學生間，時時相膠結的只是個「愛」字。有時不免有思想上的背異，行動上的相反，不過是一時的「愛」的緩弛，不是「惡」的對立。那樣真誠親愛的精神，在中國的教育界上何曾見過來？

曉莊的教育主張實在有些超越時代和超越社會的危險性，何況中國還在模仿的過程中，處處脫不了固有的成見，和外來的方法：在這樣守舊和效顰的社會中要獨創己見，試驗新法，處處時時會跌倒的。那麼曉莊之被封也宜矣。我們不憐惜一個曉莊的被封，只希望十個曉莊的出現，或比曉莊更好的新學校出現。

這便是我把這本小書再版的一點意思。

還得說明的：就是在再版時抽去了引用別人的兩篇文章；另外把借引的六篇文章改削而成三篇，題目和大意是更改過的；還有四篇，題目沒有更改，組織却不同了。此外，我於十

八年冬天在浙江湘湖師範時補寫了兩篇非常重要的文字，在曉莊史上，應該不可磨滅的，便是「聯村運動會」和勞動紀念節的「作工八點鐘」兩件事。

起初寫這書的動機，不過要使人知道破曉時的雲霞，追求那未來的偉大的光輝；現在呢，連一點雲霞只落得到小小的冊子上來找了。

曉莊在民國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行開學禮，至民國十九年四月八日奉令停辦，爲時僅三年又二十三日云。

二十年二月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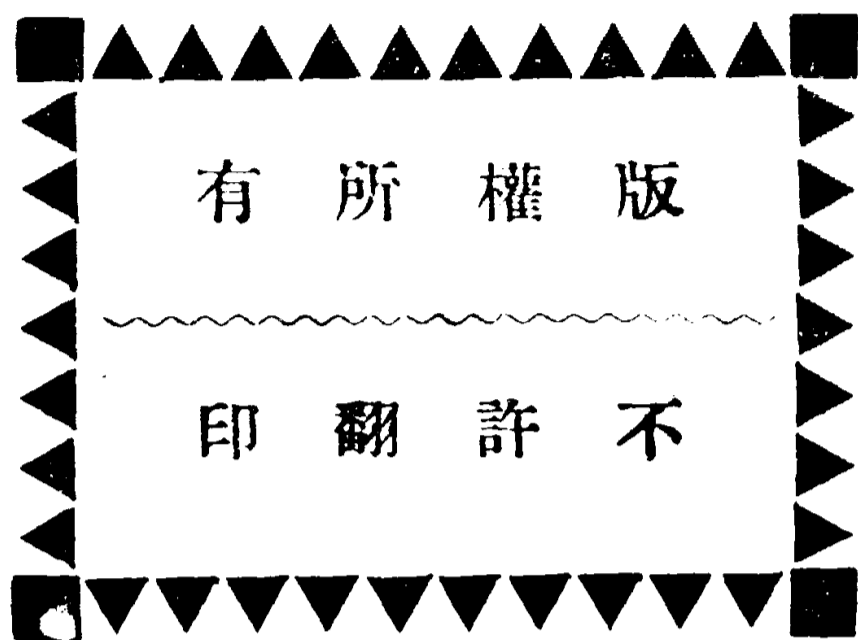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再版

曉莊叢書之一
破曉

【全一册】

實價大洋五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總發行所

兒童書局總店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主編者	陶知行
著作者	李楚材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發行者	兒童書局

